

2750

# 長安張家坡西周銅器群



文物出版社







# 考古学专刊

乙种第十五号

## 長安張家坡西周銅器群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編輯  
文物出版社出版

1965 · 北京

## 长安张家坡西周銅器群出版說明

1961年10月考古研究所沔西工作队在陕西长安县张家坡发掘了西周銅器埋藏窖穴一处。这批窖藏包括有簋、鬲、壶、盘、盃、盥、豆、杯、料、匕等共五十三件,其中有銘文的計三十二件(十一种銘文)。作器時間虽不一致,但都是西周时代的器物。

本书介紹了銅器群的发掘出土情况,对出土的器物均分类作了說明,凡不同器型、不同花紋、不同銘文的器物,分別用照片、拓片和繪图来介紹。十一种不同的銘文由郭沫若院长一一作了考释。銘文对研究西周的官制、器制及文字等方面都提供了新的材料。



# 目 录

长安县张家坡銅器群銘文汇释 .....	郭沫若 ( 1 )
长安县张家坡西周銅器群的說明 .....	考古研究所沔西工作队 ( 11 )



# 插图目录

一	銅器出土地点位置图.....	(11)
二	銅器出土时上层平面图.....	(12)
三	銅器出土时下层平面图.....	(13)
四	銅器出土时北側視图.....	(13)
五	銅器出土时南側視图.....	(14)
六	銅器出土时西側視图.....	(14)
七	銅器出土时东側視图.....	(15)
八	銅鬲.....	(16)
九	銅簋.....	(17)
一〇	銅簋.....	(18)
一一	銅簋.....	(19)
一二	銅豆、匕和壺.....	(21)
一三	銅盃.....	(22)
一四	銅杯和料.....	(23)
一五	銅盘.....	(24)





# 图 版 目 录

- 壹 伯庸父鬲 (26 号) 及斜角云纹鬲 (24 号)
- 貳 伯庸父鬲 (26、30 号) 铭文拓本
- 叁 孟簋 (1 号)
- 肆 孟簋 (2 号) 腹纹、座纹拓本
- 伍 孟簋 (1 号) 铭纹拓本
- 陆 孟簋 (2 号) 铭文拓本
- 柒 师旋簋 (4 号) 及盖纹 (4 号)、腹纹 (5 号) 拓本
- 捌 师旋簋 (4 号) 盖铭文拓本
- 玖 师旋簋 (5 号) 器铭文拓本
- 拾 师旋簋 (6 号) 盖铭文拓本
- 拾壹 师旋簋 (6 号) 器铭文拓本
- 拾貳 师旋簋 (9 号)
- 拾叁 师旋簋盖纹 (9 号)、腹纹 (8 号) 拓本
- 拾肆 师旋簋 (8 号) 盖铭纹拓本
- 拾伍 师旋簋 (8 号) 器铭文拓本
- 拾陆 师旋簋 (9 号) 盖铭文拓本
- 拾柒 伯梁父簋 (12 号) 及窃曲瓦纹簋 (19 号)
- 拾捌 伯梁父簋 (12 号) 铭文拓本
- 拾玖 伯梁父簋 (11、13 号) 铭文拓本
- 貳拾 白喜簋 (18 号) 及盖纹、器口下花纹拓本
- 貳壹 白喜簋 (18 号) 铭文拓本
- 貳貳 匕 (49、50、52 号) 及匕的拓本
- 貳叁 伯百父盥 (38 号) 及伯庸父盥 (37 号)
- 貳肆 伯百父盥 (38 号) 及伯庸父盥 (37 号) 铭文拓本
- 貳伍 白壶 (34 号)
- 貳陆 白壶 (34 号) 铭文拓本
- 貳柒 豆 (39 号) 及杯 (41 号)
- 貳捌 杯 (42、43 号)



貳玖 伯百父盘（36号）及筍侯盘（35号）

叁拾 伯百父盘（36号）及筍侯盘（35号）花紋拓本

叁壹 伯百父盘（36号）及筍侯盘（35号）銘文拓本

叁貳 料（46、47号）



# 长安县张家坡銅器群銘文汇释

郭沫若

## 前言

一九六一年十月三十日，陕西省长安县张家坡出土了一大批青銅器，共五十三件。其中有銘文十一种，我汇集起来，一一作了考释。考释的結果，得出了以下的一些見解。

（一）器非作于一时。全部器皿是西周时代的东西，但作器的时期很不一致。有的在周初成王时，有的在西周中叶或以后。

（二）器非作于一家。十一种銘文中有三种明显标明是媵器，即是陪嫁的嫁奩，是从姬姓陪嫁来的。由此可見，器群的主人姓姬，而与姬姓族通婚。

（三）器群的主人不仅与姬姓通婚，又与姁姓族通婚。伯梁父作龔姁簋可以为证。但主人究竟姓什么，无法考证。

（四）器群的主人是周朝的卿士。在周初曾有人从軍东征，在周中叶以后其后人亦从事戎政。古者世官，看来历代都是軍事上的人物，地位頗高。

（五）器既非作于一时，亦非作于一家，证以坑中埋藏状况，确非墓中殉葬品，而是窖藏。何以要窖藏？必然是经历了重大的事变。在西周时有两种可能，一种是在厉王奔彘的时候；另一种是在幽王灭国的时候。厉王三十七年国人发难，厉王出奔于彘，故城在今山西省霍县东北。其明年共伯和执政，凡十四年（旧称周召二公共和而治，非是）。这在西周为一革命时期。当发难时国人要杀太子静（后为宣王），召公用自己的儿子来替死了，可見革命斗争的激烈。因此，朝廷貴族，不依附革命势力的，必然窖藏其重器而出奔。然待宣王复辟后，窖藏应该启复，而此却不然。且同样未启复之窖藏不少，以前屡有发现，一九六〇年十月陕西省历史博物館即曾经在扶风县齐家村发现了一批，尚有已露苗头而待发掘者。然则器之窖藏，当以幽王时遭犬戎之祸为宜。

（六）三年之丧为孔子所創制，彝銘中亦可得到证据。此外，在官制、器制、文字上也有了新的发现。如“备于大左”，如“盾生皇画内”，如油瓶謂之“鎗”，如鞞厉謂之“丽般”，均是第一次見于彝銘者。說詳释文，此不贅述。

一九六二年二月十七日于广州。

## ✓ 一、孟 簋

“孟曰，朕文考皐（暨）毛公  
遣仲征无𣥂。毛公易（錫）  
朕文考臣，自𣥂（厥）工。对  
揚朕考易（錫）休，用宁（鑄）茲  
彝，乍（作）𣥂（厥）子 = 孙 = 其永宝。”

（图九，1；图版叁——陆）

此器形制甚古，当在周初。成王时器有《班簋》，有“三年靜东国”之語。人物毛公，又称毛公遣，当即此毛公遣仲。此与《班簋》均当为成王时器。

孟之父乃毛公遣仲之下属，因有軍功而受賜。孟称其父为“文考”或“考”，表明其父已陣亡。知其为陣亡者，盖其賞賜由其子孟領受，又由孟代亡父对揚休命，鑄器以为紀念，可以推定。

“无𣥂”，当是东国一头目。古者許国之許作无（或从邑），可見許国当时亦曾参加东国之叛乱。𣥂字从雨从大，字不識，或即𣥂之古字，大雨也。又或疑为需，然亦仅在疑似之間。

“錫朕文考臣，自𣥂工”，頗費解。古者臣工每联用，如《周頌·臣工》云“嗟嗟臣工，敬尔在公”。盖臣之中有若干等級，工为其一。“自𣥂工”者謂錫以自工以下之臣僕，犹《大孟鼎》“人鬲自馭至于庶人”。

“对揚朕考錫休”，謂答揚先考所賜休命，即所受臣工之賜。父已陣亡，所应受的賜予，轉給其子。故在孟而言，臣工之賜虽頒自毛公，而实亡父之所賜，故直言“对揚朕考錫休”。

“用宁茲彝”，宁殆讀为鑄。《令簋》和《令彝》均有此字，前者云“敢展（揚）皇王宁，用作丁公宝簋”，后者云“敢揚明公尹𣥂宁，用作父丁宝尊”，凡此均成王时器。后二器“宁”字，在一般銘文中多用休字代替，准此义以求之，殆又假为鑄也。

## ✓ 二、师旋簋(甲)

“隹（惟）王元年四月既生霸，王

在減庄（居）。甲寅，王各（格）庙，即位。

迟公入右师族即位中廷。

王乎（呼）乍（作）册尹克册命师族

曰：备于大左，官嗣（司）丰还（苑）左

右师氏。易（錫）女（汝）赤市回黄、丽

般（鞶）。敬夙夕用事。族拜頤（稽）首

敢对揚天子丕显鲁休命。

用作朕文祖益仲尊斂（簋）。其

万年子 = 孙 = 永宝用。”

（图九，2；图版柒——拾壹）

“王元年”之器在金文中所見不多，但即使仅此一器（事实上不止一器，如《召鼎》即有“隹王元年六月既望乙亥，王在周穆王大室”之文），已足证明西周并无三年之丧的制度。盖王在即位之年已在临朝听政，并非“君薨，百官总己以听于冢宰三年”（《論語·宪問》）。三年丧制，在孟軻时的滕国，都还是“魯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也”（《孟子·滕文公上》），这断然是孔子的創制。

周代彝銘中，月分四期，曰初吉，曰既生霸，曰既望，曰既死霸，略如今之星期。大抵依月亮之圓缺而判分，略以七日为一来复。此王国維說（見《观堂集林》卷一《生霸死霸考》）。

迟公殆即《伊簋》之迟叔。迟叔复称迟公者，犹《班簋》中毛伯亦称毛公，亦称毛父。《伊簋》作于王二十七年，于时迟叔已故，故伊称之为“皇考”。余以彼簋为厉王时器，此簋当亦然。以形制、花紋、字体、文体按之，均适合。

师族乃作器者名，族即事或史之繁文。周初《令彝》“卿事寮”事字如是作。此人以师为职，乃主持軍政之人。乙器言“羞追于齐”，所述为战伐之事，所錫为戈盾兜牟之属，更可为证。

“作册尹克”，器銘如是，盖銘无“克”字。克当即《克盂》、《克钟》、《克鼎》等器之克。历事夷厉二代，曾任善夫、师氏等职。此复为作册尹（史官之长），可見此人所兼之职不少。

“备于大左”，即就大左之职。旧以“备位”、“备使”、“备員”为謙辞，据此殊不尽然。又“大左”之名，初見。《左传》文七年，宋之官制有左右二师，此大左殆即左师。《周礼》有大右之官，此或次于大右。但其职位頗高，故命之管理戍卫丰京之左右师氏。师氏在彝銘中均为武职，与文教无关。（《周礼》师氏之职合文武而混淆之，乃刘歆所窜乱。）

“官嗣丰还左右师氏”，“官嗣”即管治或管理。“丰”即丰京，古称文王都丰，武王都

鎬。地在今陝西戶縣東。“還”讀為苑，《兔簋》“嗣奠（鄭）還敵（康）旱吳（虞）旱牧”，“還”字用法与此全同。

“赤市同黃”即赤色之紱，荷色之珩。“麗般”此銘初見。般字作𣪠，其形略異。由字形與文義占之，以釋般為最適。“麗般”者鞶厲也。《禮記·內則》“男鞶革，女鞶絲”，鄭玄注云：“鞶，小囊，盛帨巾者，男用韋，女用緇。有緣飾之，則是鞶裂。”《小雅·都人士》“垂帶而厲”，鄭玄箋云：“而厲如鞶厲也。帶必垂厲以為飾，厲字當作裂。”疏云：“‘如鞶厲’者如桓二年《左傳》云‘鞶厲游纓’也。”《說文》以鞶為大帶，賈逵、服虔、杜預解《左傳》“鞶厲”亦以為大帶之垂者。如鄭玄說，則鞶如今少數民族之荷包，挂于肩而垂之，有緣飾。漢民族旧時之荷包則懸于帶而垂之，此殆後世之轉變，揆其初殆亦挂于肩。麗厲同音，故知“麗般”即為鞶厲（花荷包）。麗古有成雙、作對之義，成雙作對亦含判裂之意。如解麗為美麗，意亦可通。但此當是後來引伸之義。有緣飾之“麗鞶”美觀，故麗字引伸而為美也。或釋𣪠為敷，以《德簋》易字作𣪠為證。謂“敷假為楊。麗楊乃深黑色楊衣。”案楊乃小兒之襁褓，《小雅·斯干》“載衣之楊”。又如為綸狄或櫛狄，則為后妃夫人之服。故此說難通。


### √三、師旋簋(乙)

“隹（惟）王五年九月既生霸  
壬午，王曰：師旋！令女（汝）  
羞迫于齊。儕女（汝）十五  
易登（錫簋），盾生皇画內，戈  
琕𣪠必彤沙。敬毋  
敗速（績）。旋敢易（揚）王休，用  
乍（作）宝𣪠（簋）。子 = 孫 = 永宝用。”

（圖一〇，1；圖版拾貳——拾陸）

“令女羞迫于齊”，此語與《不娶殷》“王令我羞迫于西”同例。《爾雅·釋詁》“羞，進也”。

“儕女十五易登”，“儕”假為齎，意與賜同。（陳夢家說。）“易”假為錫，《廣雅·釋器》“赤銅謂之錫”。又作錫或盪，《爾雅·釋器》“黃金謂之盪”，《說文》“盪，金之美者”。所謂“黃金”或“金之美者”，在古時均指銅而言。“登”假為簋，即是兜，音之轉。故“易簋”即是銅兜。“十五”之數當統下戈、盾而言，殆謂銅兜、戈、盾各十五具。

“盾生皇画内”，“盾”字在彝銘中第一次出現。“生皇”二字頗費解，初疑假为笙簧。然所叙乃战事，所賜乃武器，說为笙簧，殊不类。因思，此必为盾上之文飾。查《周礼·春官》乐师有“皇舞”。郑司农云：“皇舞者以羽冒复头上，衣飾翡翠之羽。”郑玄云：“皇，杂五采羽，如凤皇色，持以舞”。即此处皇字义，謂盾上飾以“杂采羽，如凤皇色”。古时盾上有飾，各种原始民族之盾亦多飾以羽毛。如干字古本作，即古盾之象形，体圓，上有羽飾而下有鐵。《詩·秦风·小戎》“蒙伐有苑”。毛传云：“蒙，討羽也。伐，中干也。苑，文貌。”郑箋云：“蒙，扈也。討，杂也。画杂羽之文于伐，故曰扈伐。”今案蒙当是动词，犹冒也。飾杂羽于盾上，故为“蒙伐”。盾上且有画文也。又《礼記·王制》“有虞氏皇而祭”，注云：“皇，冕属也，画羽飾焉”。我意画羽飾之冕亦是后起之事，古人当即插羽于头上而謂之皇。原始民族之酋长头飾亦多如此。故于此可得皇字之初义，即是有羽飾的王冠。我現在略案时代先后，且举几个金文皇字的例子在下边。



这不很明显地表示着在国王头上頂着一頂有裝飾的帽子嗎？这裝飾，在初显然就是羽毛，其后人文进化，可能用别的金玉之类的东西来代替了。故皇字的本义原为插有五采羽的王冠，其特征在有五采羽，故五采羽即謂之皇。后由实物的羽毛变而为画文，亦相沿而謂之皇。引伸之，遂有輝煌、壮美、崇高、伟大、尊严、严正、閑暇（做王的人不做事）等义。到秦始皇而固定成为帝王之最高称号。这是皇字的一部变迁史。

酋长头上的羽飾既謂之皇，故盾牌头上的羽飾亦謂之皇。此銘言“盾生皇画内”，可以有两种解释。一种是“生皇”与“画内”分为两事，即盾头飾有真正的五采羽飾，而盾面复有花文画入（古文入与内为一字）。另一种是把“生皇画内”联为一事，即謂盾上有五采画文，栩栩如生。我倾向于采取前一种。或許有人会問：何以知其必以“盾生皇画内”为句呢？我答：下文言戈之例例之，自明。又有人以“画内”連戈而言为“画内戈”，内讀为纳，然亦与文例不符。

“戈珣臧鬲必彤沙”，謂戈之体有刻紋，其秘为纁（纁竹为之），其纁紅色。此語在銘文中常見，如《师穀簋》、《无夷鼎》、《寰盘》皆有之。《休盘》作“戈珣臧彤沙鬲必”。新出《輔师菱簋》作“戈彤沙珣臧”。《宰辟父簋》作“戈珣臧彤沙”。《师室父鼎》則只言“戈珣臧”。我曾有专文考释之，見《殷周青銅器銘文研究》（科学出版社本，171—185頁），茲不贅述。但所可注意者为上文之“十五”二字。《师穀簋》銘云：“錫汝戈珣臧、鬲秘、彤纁十五錞”，彼所錫同样之戈亦为“十五”，疑此是周代的一种制度，非偶然暗合。

#### ✓ 四、白喜簋

“白喜乍（作）朕文

考刺（烈）公尊殷（簋）。

喜其万年，子 =

孙 =，其永宝用。”

（图一一，1；图版貳拾、貳壹）

此乃祭器。以器形及字体占之，殆西周中叶略后之物，当在夷厉时期。

#### ✓ 五、伯梁父簋

“白初（伯梁）父作

龔媯尊殷（簋）。

子 = 孙 = 永宝用。”

（图一〇，2；图版拾柒，1；图版拾捌、拾玖）

初字，盖文与器文微异。有《梁伯戈》作𠄎，与器文同，又金文稻梁字亦从此作，故可定为梁字。盖文右旁如兽形，当是笔误或范损（多了一笔尾巴）。揆梁字之初义当为堰，象以耒掘沙石以障水，人可以渡。后以木架桥以渡人，故从木作梁。屋梁之义，又其后起者也。以屋梁象桥，故亦谓之梁。再从木作樑，更其后起。

龔字与恭义同，原文从女，乃繁文。盖以龔媯乃女字，故复贅一女旁。颇与今人译外文女子名，爱选用女旁字者相类。龔媯乃媯姓国之女，殆伯梁父之亡妻或亡母，伯梁父为之作祭器。

#### ✓ 六、白 壶

“白乍（作）宝壶。”



(图一二, 4; 图版貳伍、貳陆)

古代之壺盖可倒置, 倒之即成杯, 頗如今之热水瓶。故銘往往在盖唇之緣, 而倒刻之。此壺銘文在盖內正中及壺內頸部。

## ✓ 七、伯庸父盃

“白臺父乍(作)宝

盃, 其万年子 =

孙 = 永宝用。”

(图一三, 2; 图版貳叁, 2; 图版貳肆, 2)

此器盃字, 原文特异。左侧以两手捧盃形, 右侧从一手持勺以挹酒浆, 因器形确是盃, 故得认为盃字。唯由此字以推测, 盃之使用有时須用两人。盖铜盃如过大, 并盛酒浆, 則以一人操作时便致費力。

又盃, 王国維以为和酒之器, 殊不尽然。金文盃从禾者乃象意而兼諧声。故如《季良父盃》, 字作𪚩, 象以手持麦秆以吸酒, 則盃之初义殆即如少数民族之咋酒罐耳。

## ✓ 八、伯庸父鬲

“白臺父乍(作)叔姬鬲, 永宝用。”

(图八, 1; 图版壹, 1; 图版貳)

臺字乃壙之古文, 象城垣上有二亭相对(甲骨文有四亭相对者)。金文每假为功庸或昏庸字。《說文》以为郭字, 实是誤解。

此器无媵字, 盖伯庸父为其妻所作之器。

## ✓九、伯百父簋

“伯百父乍（作）孟姬媵（媵）簋。”

（图一三，1；图版貳叁，1；图版貳肆，1）

簋与簠同，以铜铸之故从金，以陶为之故从缶耳。《集韵》有簋字，云：“器名”。《说文》有簠字，云：“备火长颈瓶也”。《急就篇》亦有簠字，颜师古注云：“簠，长颈瓶也”。今以此器按之，器不甚大，仅如今之中等茶壶，类盃而非盃，颈确长。则《说文》解为“备火长颈瓶”者，乃油壶耳。段玉裁注云：“谓备火之汲瓮也，长其颈者以多盛水，且免倾复也。”案乃臆说。

## ✓一〇、伯百父盘

“伯百父乍（作）

孟姬媵（媵）般（盘）。 ”

（图一五，2；图版貳玖，1；图版叁拾，1；图版叁壹，1）

此与伯百父簋为一人一时所作。伯百父为姬姓国之长，则孟姬所适国（即窖藏铜器之国），必非姬姓。媵器乃外来陪嫁物，故所窖藏之器，非一国所制。

## ✓一一、笱侯盘

“笱侯乍（作）叔

姬媵（媵），般（盘），其

永宝用乡（饗）。 ”

（图一五，1；图版貳玖，2；图版叁拾，2；图版叁壹，2）

此铭一首一尾二字漫漶，就原器观之，可辨。笱同郇，文王之子所封国，故为姬姓。此叔姬殆即《白庸父作叔姬鬲》之叔姬，笱侯当即伯庸父岳父。

（原载《考古学报》1962年1期）

**EPIGRAPHICAL NOTES ON A GROUP OF BRONZES UNEARTHED  
AT CHANG CHIA P'O, CH'ANG AN, SHENSI**

*by*

Kuo Mo-jo

— An Abstract —

On October 30th, 1961, a group of fifty three bronzes were unearthed at Chang Chia P'o, Ch'ang An, Shensi. Many of them bear inscriptions which can be divided into eleven different sets. The author has made a comprehensive study of these inscriptions. The following is a summary of his conclusions:

(1) All the bronzes date from the Western Chou, though made under several reigns. Some of them may be attributed to the time of King Ch'êng in early Western Chou while others belong to the Middle Chou or later.

(2) They were made by more than one family for three out of the eleven sets of inscriptions clearly indicate that they were part of a bridal dowry from the Chi (姬) family which was of the same clan as the Chou kings. This fact shows that they did not belong to the Chi family but rather to their in-laws.

(3) The owner of these bronzes was also connected with the Chi (姬) family by marriage, a fact which is evinced by the presence of another dowry "kuei-vessel made by father Po Liang for Kung Chi". There is no indication, however, of the family name of the owner.

(4) The owner of the bronzes was a high official at the Chou court. The inscriptions reveal that an ancestor of his family took part in the eastward expedition of King Ch'êng and that by Middle Chou one of his descendants still held a military post. In ancient China, an office was passed through inheritance within the family. Apparently, from generation to generation the members of this family all held high military posts.

(5) That this group of bronzes were not made by a single family nor all at the same time may be explained by the fact that they were probably buried as a hoard rather than as grave goods. The author suggests two historical events which might have necessitated their burial as a hoard, namely, the fleeing of King Li to Ch'ih and the barbarian destruction of Western Chou at the time of King Yü. Historical sources mention that in the thirty seventh year of the reign of King Li a popular revolt broke out in the country and the king fled to Ch'ih which lay to the

northeast of presentday Hohsien in Shansi. In the following year, a regency was founded by Kung Po Ho which lasted fourteen years (Incidentally, the old tradition concerning the joint regency of Dukes Chou and Chao is unreliable.) This was a time of revolutionary ferment in the history of the Western Chou. And the intensity of ensuing struggles is indicated by the fact that the life of Crown Prince Ching was saved only after Duke Chao had his own son killed as a scapegoat by the rebels. It may be surmised that those aristocrats who did not side with the rebels at the time would have been compelled to hoard their precious bronzes and flee. If so, such hoards should have been recovered by the owner after the "resurgence" of King Hsüan. But the fact is that in recent years, quite a few bronze hoards belonging to this period have been found, including the one discovered in October 1960 by the Shensi Historical Museum at Ch'i Chia Ts'un, Fu Fêng County. In addition, indications of several similar hoards have also been known. The author is inclined, therefore, to the opinion that the present hoard was probably buried at the time of King Yü when the kingdom was invaded by the Ch'üan Jung tribes from the west.

That the custom of mourning for three years was never practised in early Chou is here confirmed by one of the inscriptions. Very probably this custom was first advocated by Confucius himself. Moreover, these inscriptions have also thrown much new light on such problems as the official system of the time and the names of some bronzes, et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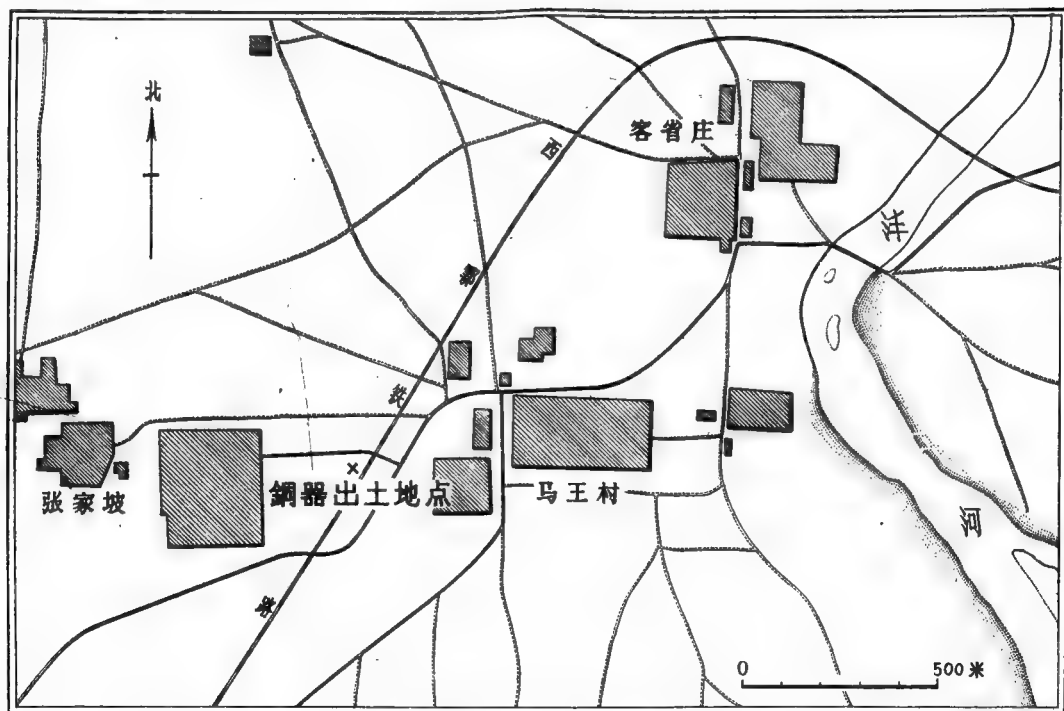
# 长安县张家坡西周銅器群的說明

考古研究所沔西工作队

## 一、发掘概况

张家坡发现西周銅器的窖坑，在长安县张家坡沔西磚厂东門外 300 米处（图一）。这里原是碾麦場，1955 年因筑路取土，形成了一条南北长 50，东西宽 10，深 1—1.5 米的沟。沟内高低不平，1960 年公社生产队在此开荒平整。1961 年 10 月，磚厂又在此取土筑路。銅器坑是在最后一次取土时发现的。

发掘工作从 1961 年 10 月 31 日开始，11 月 5 日結束。为了进一步了解其周围的遗迹，又于 11 月 21 日—24 日在 3000 平方米的范围内进行了钻探，除一些小型西周墓外，沒有发现重要的遗迹现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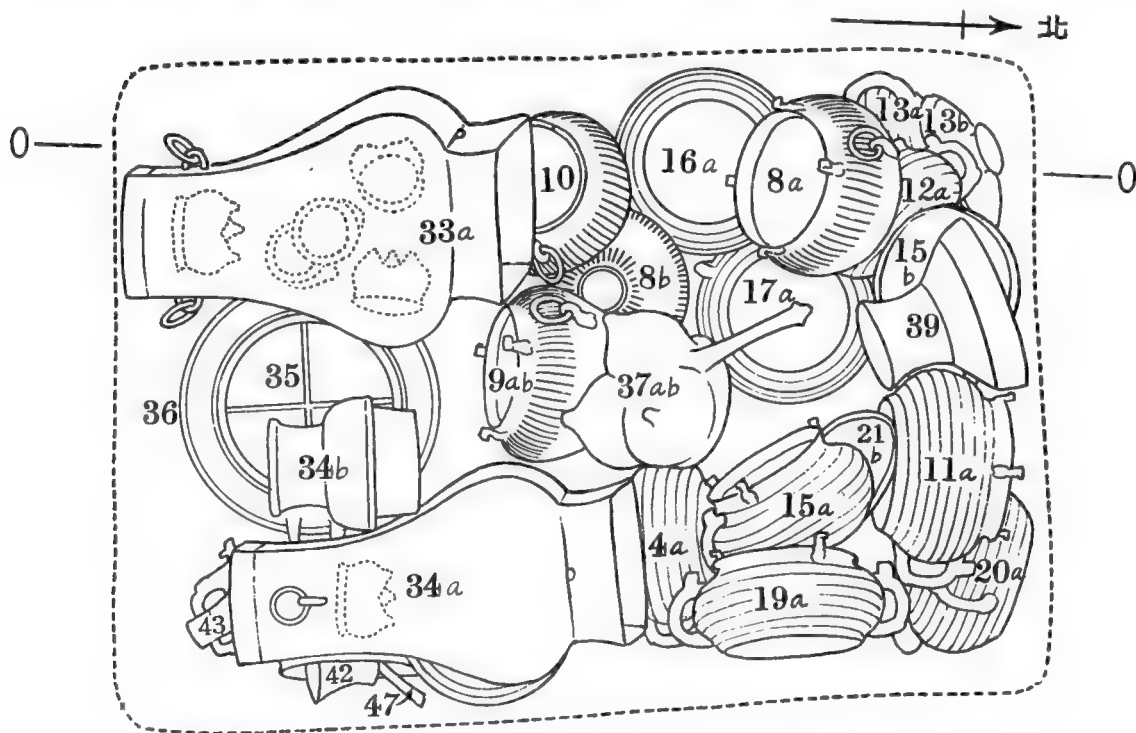


图一 銅器出土地点位置图

## 二、坑的形制与器物出土情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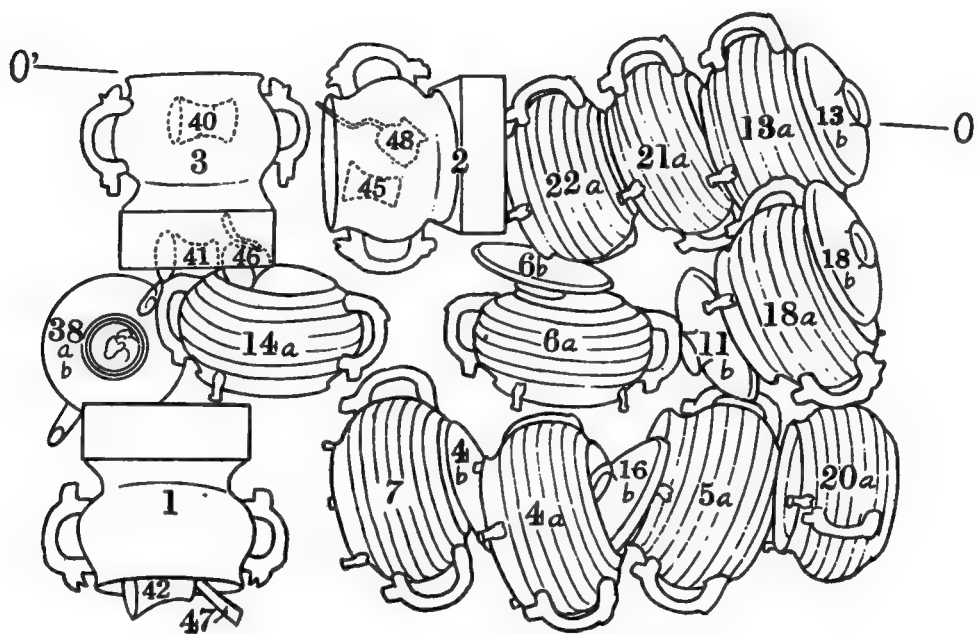
坑呈长方形，长 1.2，宽 0.8，距地表（即沟内之耕土）深 0.9 米。坑口已先被扰乱，坑底有一层 1—2 厘米厚的灰土，质较松软。坑的东南皆生土，唯东及东北有少许灰褐色土，厚 30 厘米，内含夹砂灰陶片，能分辨出器形的有鬲口沿、鬲足。由于数次扰乱，很难看出灰褐色土与铜器坑之间的关系。

坑内出土铜器共 53 件，除 33 号白壶稍有损伤外，其余的都保存完好。铜器的位置似有一定的次序。大致分为二层，唯南端分为五层。凡一家所作之器放在一起，自成一组。孟簋组器均在南端下四至五层。1 号及 3 号孟簋分别放在东南、西南二角，口朝外，座朝内。3 号孟簋的北边即 2 号孟簋。1 号孟簋内装 42 号杯、47 号料，方座内装 49、50、51、52、53 号兽纹匕。2 号孟簋内装 45、48 号料。3 号孟簋内装 40 号杯，座内装 41 号杯、46 号料。1、3 号孟簋之间是 38 号盘，其上是 35、36 号盘。盘两侧为二壶。33 号白壶内装 24、25、26、27、32 号鬲五件；34 号白壶内装 23、28、29、30、31 号鬲五件。37 号伯庸父盃似正立二壶之间，今倒斜于北边第二层上，恐非原来的位置。其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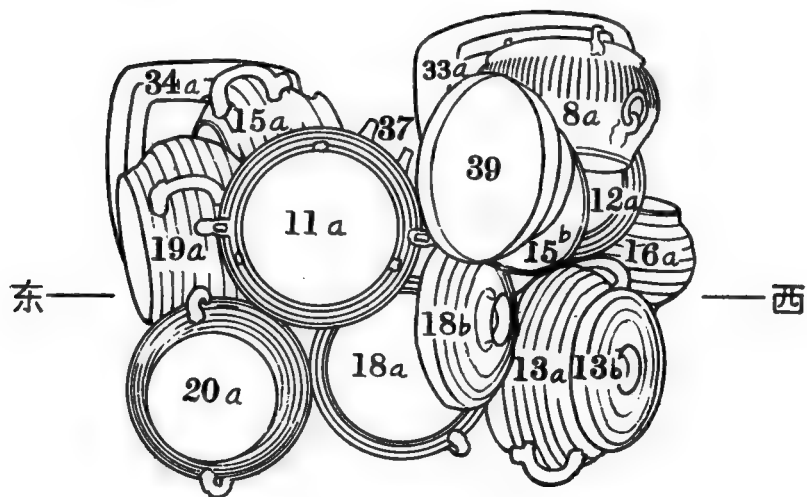


图二 铜器出土时上层平面图(1/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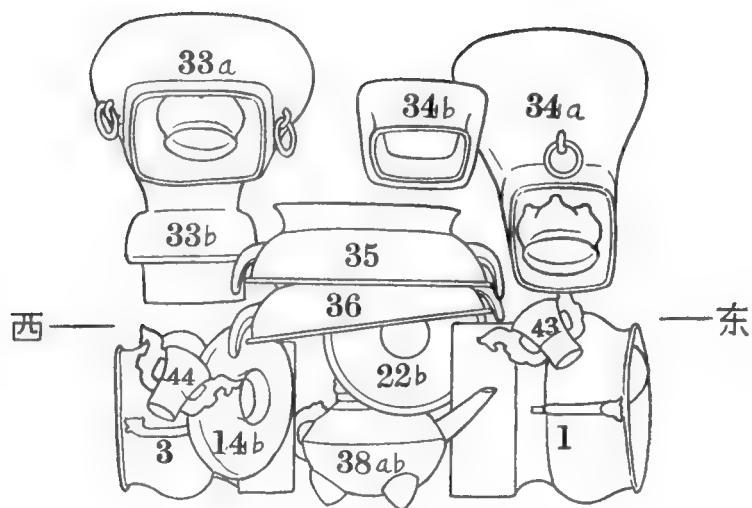
分上下二层，坑北部、中部下层是师旅簋组器，北部下层有三件窃曲瓦纹簋；其上是伯梁父簋、白喜簋组器。自然，也有例外，少数簋盖就有乱放的现象，如4号师旅簋内装两件簋盖（图二至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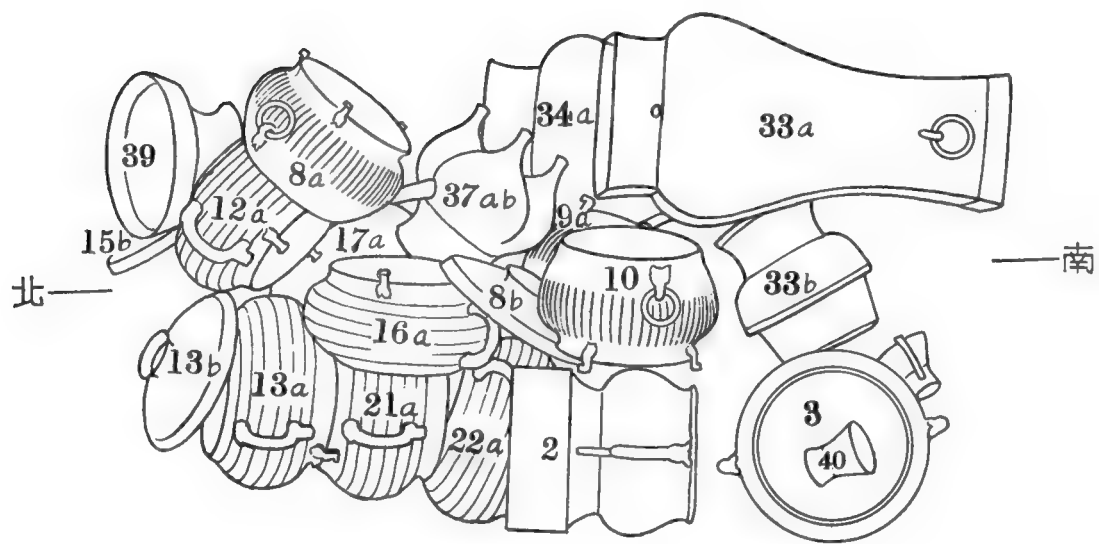
图三 铜器出土时下层平面图(1/10)



图四 铜器出土时北侧视图(1/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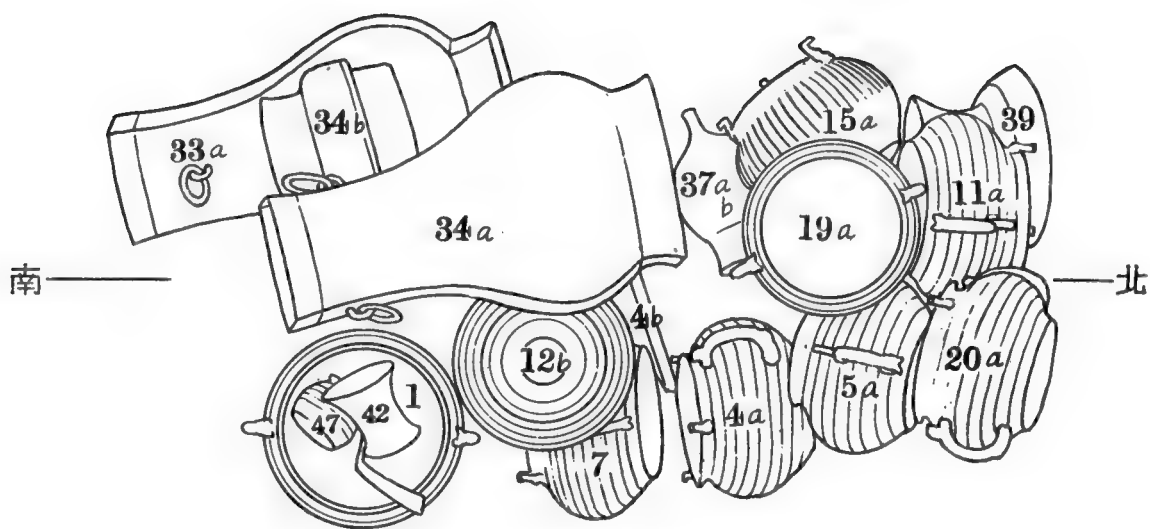


图五 铜器出土时南侧视图(1/10)



图六 铜器出土时西侧视图(1/10)





图七 銅器出土时东側視图(1/10)

### 三、出土器物

#### (一) 器形

出土 53 件銅器，計有：簋、盘、壺、盃、盞、鬲、豆、杯、料、匕，今分类說明于下：

##### 1. 食器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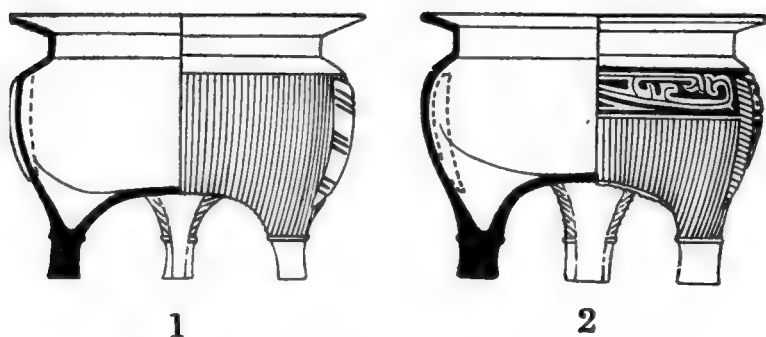
##### (1) 烹飪器

鬲 10 件。伯庸父鬲 8 件（25—32 号），斜角云紋鬲 2 件（23、24 号）。大小皆同，高 9.8，口徑 14，腹徑 15.7 厘米。平唇，鼓腹，平裆，柱足而中空。除 23、24 号无銘文外，其他八件皆在唇上有相同的銘文 10 字（图八；图版壹、貳）。器底部都有烟熏的痕迹，当系实用之物。

##### (2) 盛食器

簋四組，22 件。

盂簋 3 件（1—3 号），大小皆同。通高 24.5，口徑 23.4，腹深 10.5 厘米；方座长、寬均 22.5，高 8.3 厘米。斂口，鼓腹，唇稍侈；两耳作兽首形，有珥；无盖。三器銘文



图八 銅 鬲(1/3)  
1. 伯庸父鬲(24号) 2. 斜角云纹鬲(24号)

相同，各 42 字（图九，1；图版叁一陆）。

师旅簋 7 件。（甲）元年师旅簋 4 件（4—7 号），通高 25.6，口径 23.8，腹径 29.4 厘米。斂口，腹外鼓；有盖；两耳作兽首形，有珥；圈足下有四小足，扁平而上卷，并作兽首形。铭文相同，盖铭 98 字，器铭 99 字，器较盖多一“克”字（图九，2；图版柒一拾壹）。（乙）五年师旅簋 3 件（8—10 号），大小皆同，唯 10 号簋缺盖。通高 23，口径 18.7，腹径 23.5 厘米。斂口，鼓腹；两耳作兽首衔环；圈足下四小足作兽首形而上卷。铭文相同，各 59 字，器、盖同铭（图一〇，1；图版拾贰一拾陆）。

伯梁父簋 4 件（11 号—14 号），大小皆同。通高 22.8，口径 19.7，腹径 25.7 厘米。口稍斂，腹稍鼓；有盖；两耳作兽首形，有珥；圈足下有三小足作兽首形。铭文相同，各 15 字，器、盖同铭（图一〇，2；图版拾柒，1；图版拾捌、拾玖）。

白喜簋 4 件（15—18 号），大小皆同。通高 22.7，口径 19.8，腹径 25.4 厘米。斂口，鼓腹；有盖；两耳作兽首形，有珥；圈足下有三兽首形足。铭文相同，各 22 字，盖、器同铭（图一一，1；图版贰拾、贰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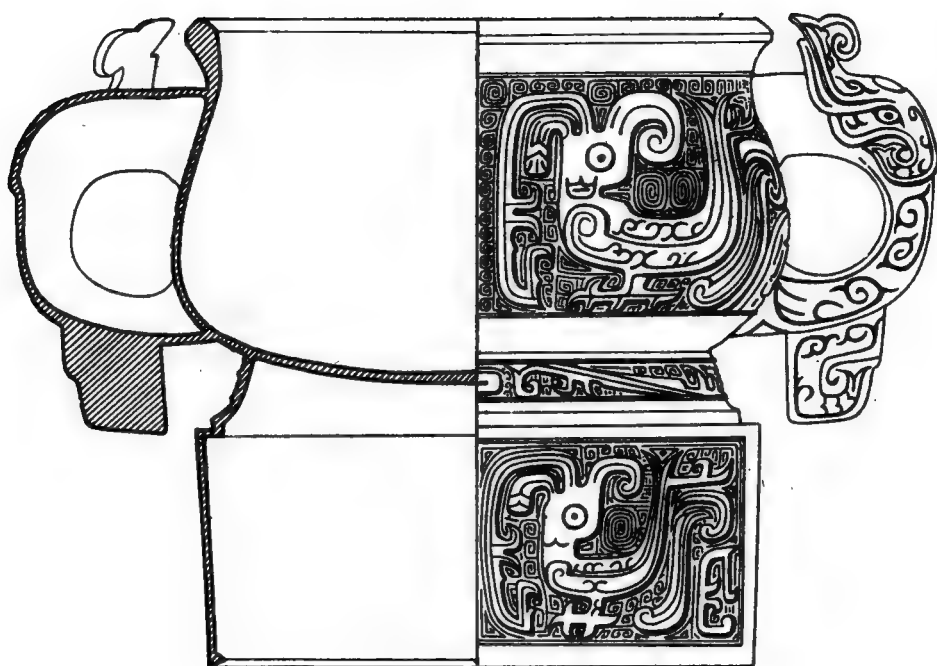
窃曲瓦纹簋 4 件（19—22 号），大小皆同。通高 20.6，口径 19，腹径 24.2 厘米。斂口，腹稍鼓；有盖；两耳作兽首形，有珥；圈足下三小足，并作兽首形。无铭文（图一一，2；图版拾柒，2）。

豆 1 件（39 号），高 15.6，口径 26.2 厘米。浅腹，粗柄，足鏤孔作环带纹，无铭文（图一二，1；图版贰柒，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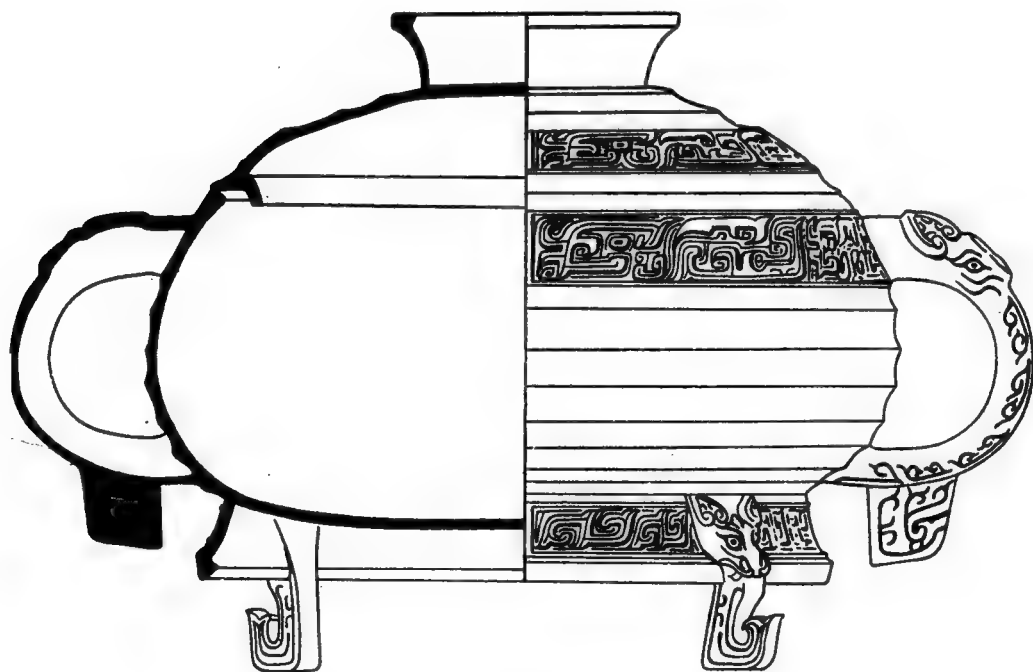
### （3）挹取器

匕 5 件。兽纹匕 1 件（49 号），全长 22.9，柄宽 2.4—4.1 厘米，无铭文（图一二，3；图版贰贰，1 下、3）。夔纹匕 4 件（50—53 号），长 19.5，柄宽 1.8—3.2 厘米，无铭文（图一二，2；图版贰贰，1 上、2）。

## 2. 酒器类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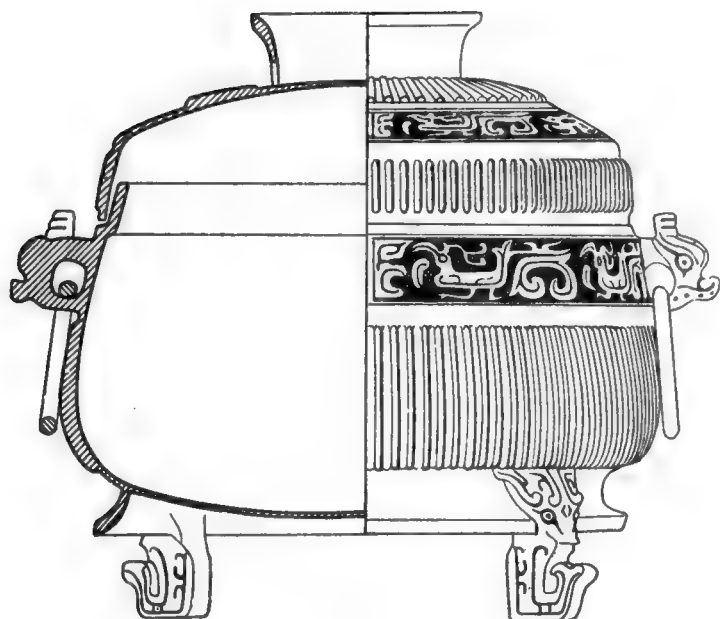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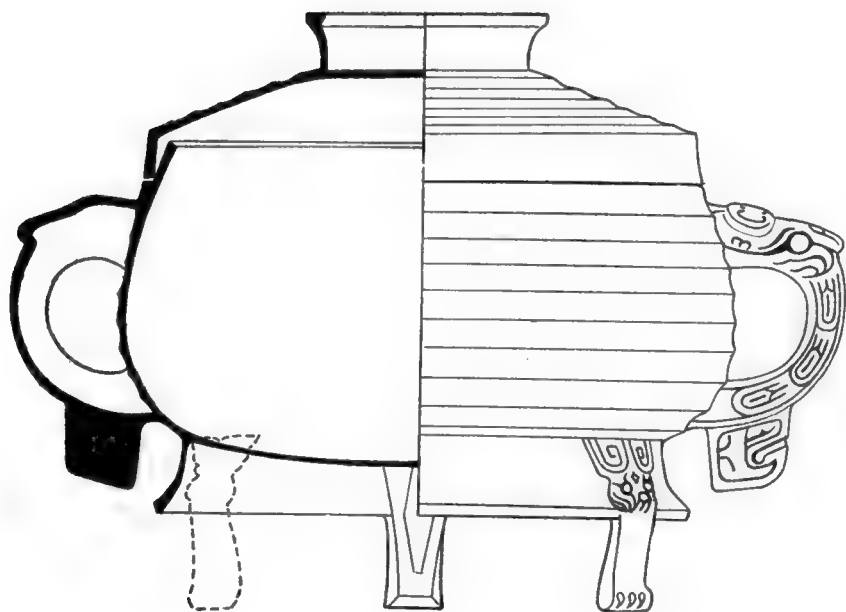
图九 铜 簋 (1/3)

1. 孟 簋 (1号)

2. 师旻簋 (4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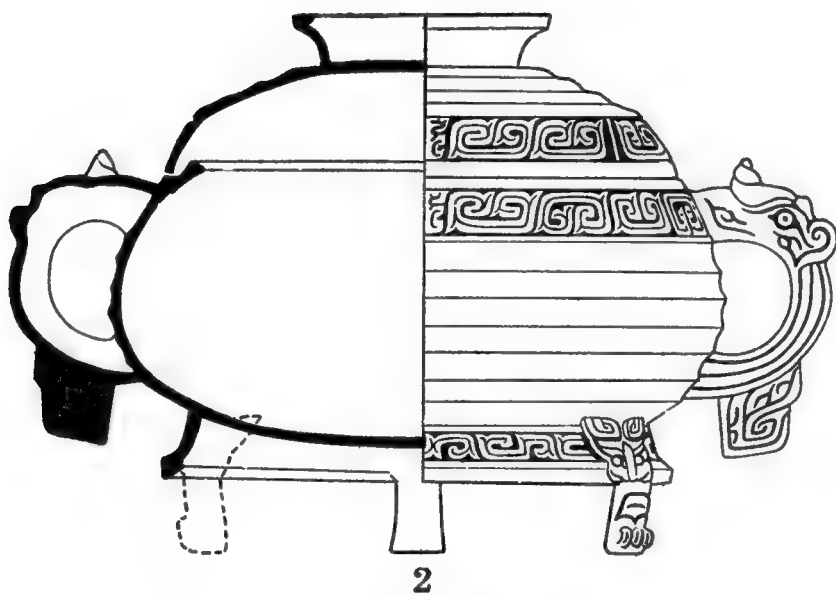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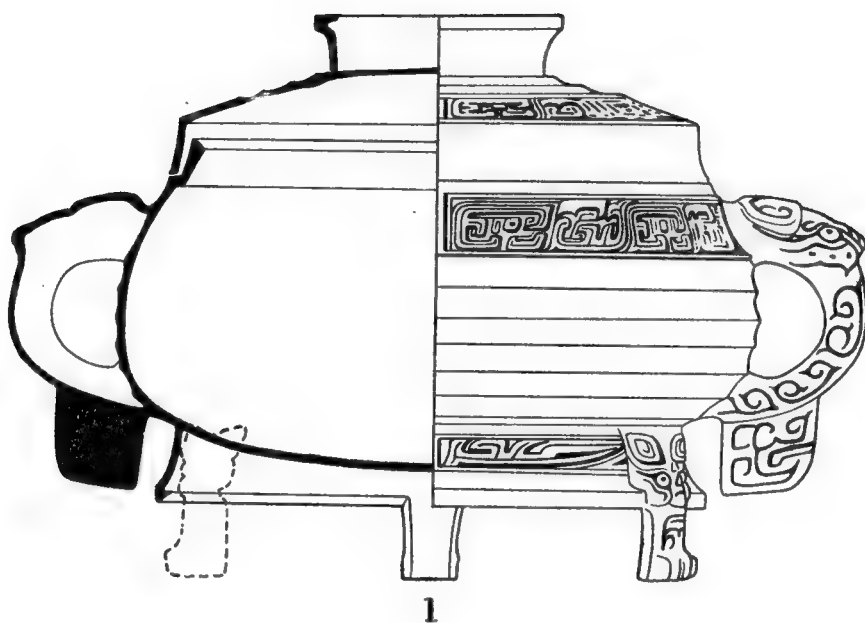
1



2

图一〇 銅 簋 (1/3)

1. 师旗簋 (9号) 2. 伯梁父簋 (12号)



图一 铜 簋 (1/3)  
1. 白喜簋 (17 号) 2. 窃曲瓦纹簋 (19 号)

### (1) 溫酒器

伯百父盞 1 件 (38 号), 通高 21.7, 口徑 10.1, 腹徑 17.2, 喙長 7.5 厘米。平唇, 斂口, 折肩, 收腹; 長流, 鑿作兽首形; 圓底, 三足特短; 有盖, 盖上蟠龙与二小龙。盖內有銘文 8 字 (图一三, 1; 图版貳叁, 1; 图版貳肆, 1)。此类器形比較少見, 已見著录的季良父盞与此器几无差別<sup>1)</sup>。

伯庸父盞 1 件 (37 号), 通高 23.3, 口徑 17.2, 喙長 16.2 厘米。分裆, 兽流, 鑿作兽首形, 原有环与盖相連。盖內有銘文 16 字 (图一三, 2; 图版貳叁, 2; 图版貳肆, 2)。

### (2) 盛酒器

白壺 2 件 (33、34 号), 通高 64, 口徑 17.5, 腹徑 35 厘米。有盖; 上腹收斂, 下腹外鼓; 兩耳銜环。銘文相同, 各 4 字, 器、盖同銘 (图一二, 4; 图版貳伍、貳陆)。

### (3) 飲酒器

杯 5 件, 共三式。

Ⅰ式: 2 件 (40、41 号), 大小皆同。高 13.6, 口徑 13.1 厘米。敞口, 束腰, 平底, 圈足特矮 (图一四, 1; 图版貳柒, 2)。

Ⅱ式: 1 件 (42 号)。高 13.3 厘米, 口徑 11.8 厘米。敞口, 束腰, 平底圈足; 鑿粗而厚, 上有五个小方孔 (图一四, 2; 图版貳捌, 1)。

Ⅲ式: 2 件 (43、44 号)。高 12.2, 口徑 8.5 厘米。直腹, 口外侈, 平底圈足, 兩側作鑲孔把手 (图一四, 3; 图版貳捌, 2)。

以上Ⅰ、Ⅲ两式器形較特殊, Ⅰ式似觚而粗短。

## 3. 水器类

### (1) 盛水器

盘两件。

伯百父盘 1 件 (36 号), 通高 10.5, 口徑 39 厘米。平唇而外折, 矮圈足, 附耳。器內銘文 8 字 (图一五, 2; 图版貳玖, 1; 图版叁拾, 1; 图版叁壹, 1)。

筍侯盘 1 件 (35 号), 通高 10.1, 口徑 36.2 厘米。附耳, 圈足。器內銘文 12 字 (图一五, 1; 图版貳玖, 2; 图版叁拾, 2; 图版叁壹, 2)。

### (2) 挹水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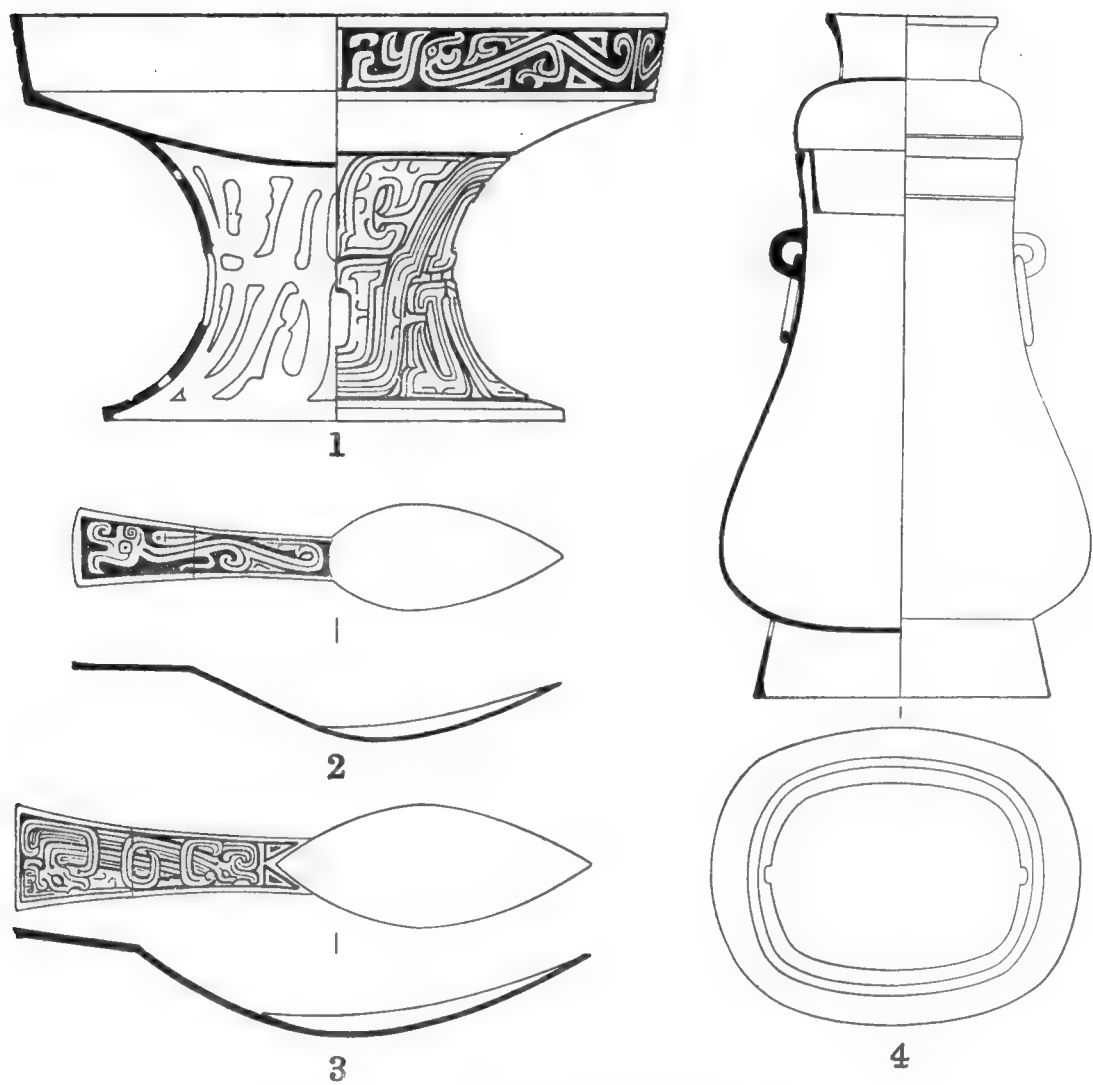
料 4 件, 分二式。

Ⅰ式: 椭圆形瓦紋料 2 件 (47、48 号), 高 6.7, 口徑 10.2 厘米。斂口, 鼓腹, 曲柄而寬 (图一四, 5; 图版叁貳, 1)。

Ⅱ式: 圓口素面料 2 件 (45、46 号), 通高 9, 口徑 11 厘米。敞口, 曲柄長而高 (图一四, 4; 图版叁貳, 2)。

---

1) 容庚:《商周彝器通考》上編, 389 頁。



图一二 銅豆、匕和壺（豆、匕为 1/3，壺为 1/7）  
1. 豆（39 号） 2. 匕（52 号） 3. 匕（40 号） 4. 白壺（34 号）

## （二）紋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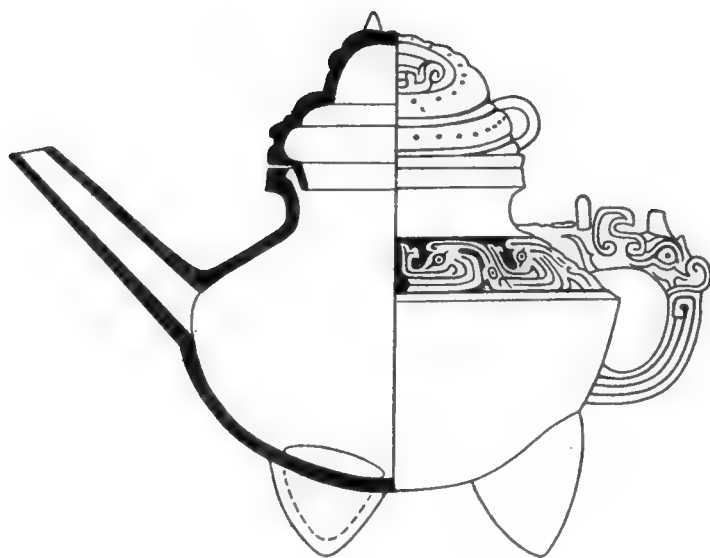
銅器的紋飾約有以下各种：

凤紋：孟簋通体飾此紋。首回顧，长尾向上（图版叁、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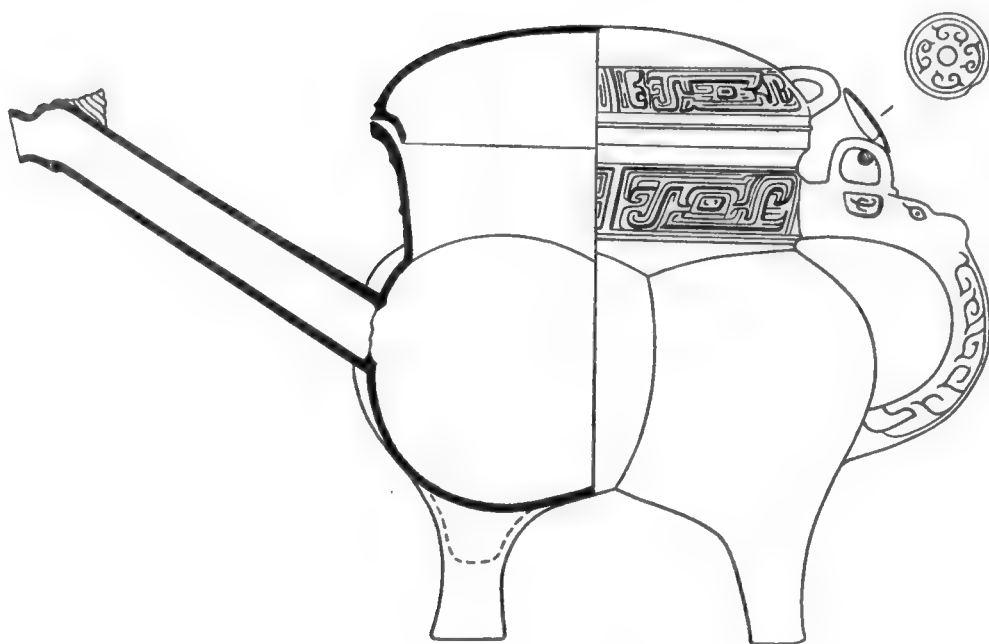
鳥紋：8、9、10 号师族簋飾此紋。首向前而卷尾（图版拾貳、拾叁）。

直紋：伯庸父鬲及 8、9、10 号师族簋飾此紋（图版壹、拾貳）。

窃曲紋：是本器群数量較多的紋飾。其状有二，一为两綫曲作橢方形，中一目形；一为左右两橢方形，其一有目形（图版柒、拾柒、貳拾）。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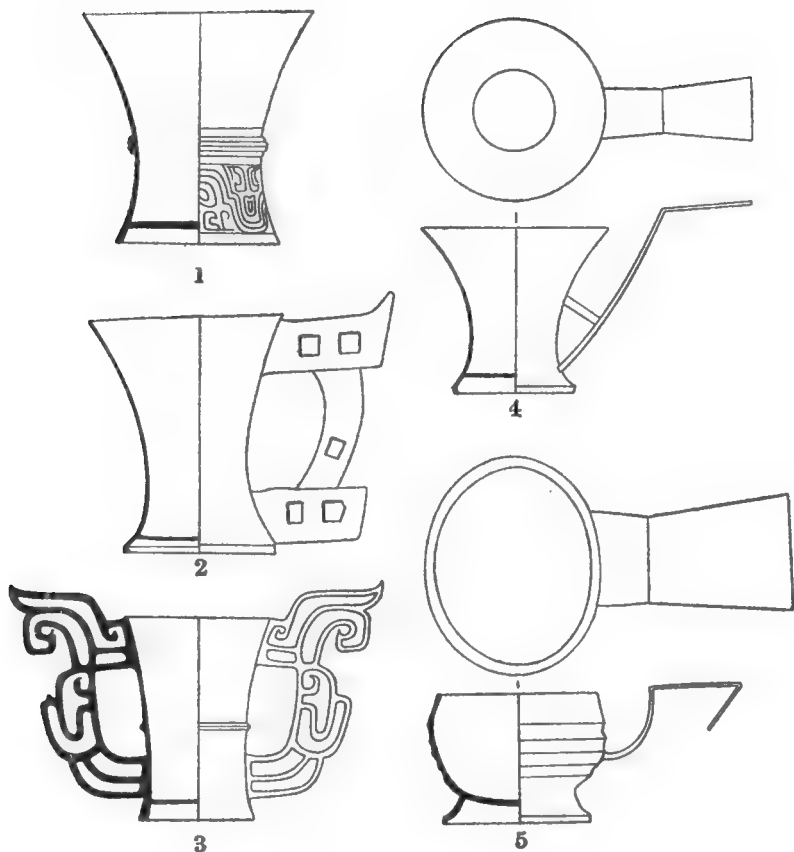


2

图一三 铜 盃 (1/3)

1. 伯百父盃 (38 号) 2. 伯庸父盃 (37 号)





图一四 銅杯和料(2/9)

1. I 式杯(41 号) 2. II 式杯(42 号) 3. III 式杯(43 号)  
4. I 式料(46 号) 5. I 式料(47 号)

重环纹：伯百父盘飾此纹(图版貳玖，1；图版叁拾，1)。

瓦纹：元年师旅簋、白喜簋、伯梁父簋、窃曲瓦纹簋、椭圆形瓦纹料皆飾此纹(图版柒、拾柒；图版貳拾，1；图版叁貳，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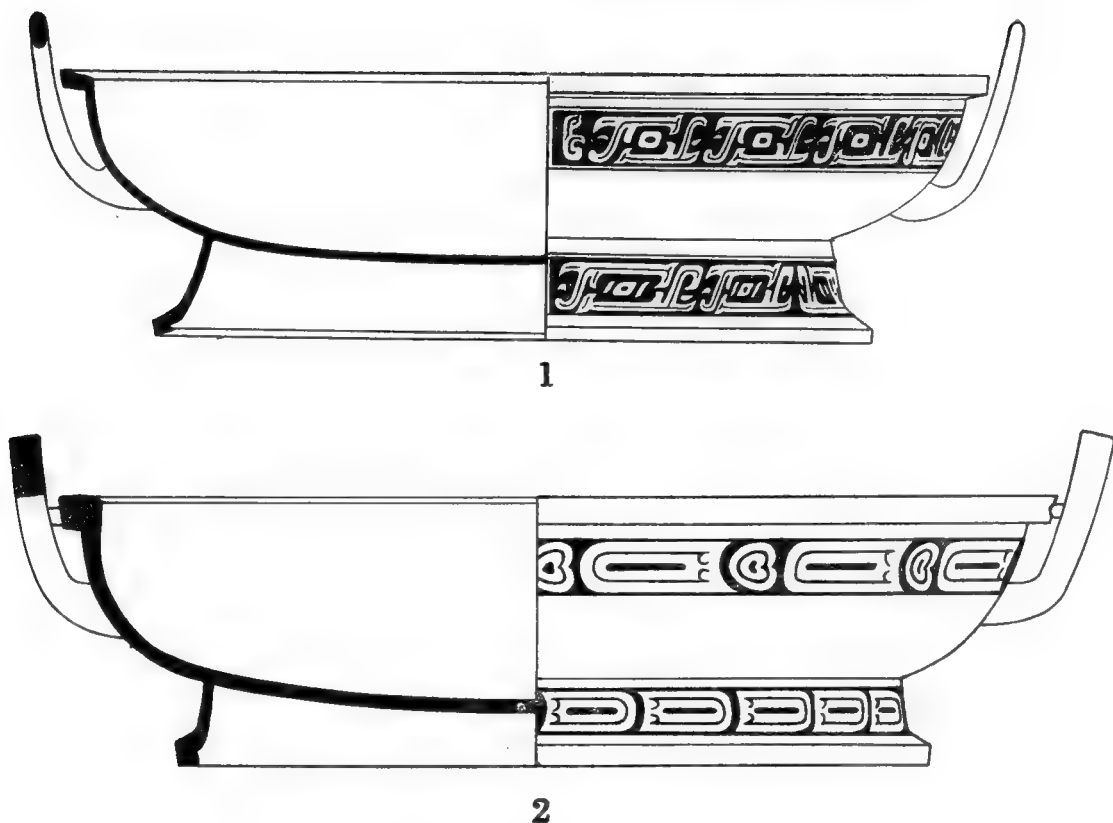
兽带纹：飾于49号銅匕的柄上；两兽尾相交，兽身长若带，一兽首回顾，一兽首向前(图版貳貳，3)。

夔纹：飾于50、51、52、53号銅匕的柄上(图版貳貳，2)。

飾于青銅器上的纹飾，通常都是以两种或两种以上的花纹組成的。殷末、周初的器物图案中，大致有饕餮纹与雷纹、凤纹与雷纹、夔纹与直纹、鳥纹与直纹、龙纹与直纹等等。西周中晚期大多是窃曲纹与瓦纹、重环纹与瓦纹等等。見于本器群的有：

(1) 凤纹与雷纹构成一体的如孟簋。凤纹为主，以雷纹为地；两凤相对，自成一組。腹、座皆同。

(2) 直纹与鳥纹构成一体的如8、9、10号师旅簋。以直纹为主，鳥纹飾器的口沿



图一五 銅 盤(1/3)  
1. 筭侯盤(35号) 2. 伯百父盤(36号)

下及盖的邊緣。

(3) 瓦紋与窃曲紋构成一体的如4—7号师旋簋、白喜簋、伯梁父簋、窃曲瓦紋簋等16件。瓦紋为主体，口沿下及盖的邊緣則飾以窃曲紋。

### (三) 銅器的鑄造与修补

同一器形的器物，其大小、紋飾完全相同，它們应是从同一模子翻出的范而鑄成的。器物的主体，通体一次鑄成；附件如簋的耳，盃、鑒的流、鑒，料的柄，則是分別鑄成后，焊接于主件，接痕甚明显。三足器的盃、鬲是用三块范合鑄的，接痕于底部交成三角形。其他大都用二块范鑄成，接痕成一字形。器物的鑄縫接痕，多在不显眼处，凡在器物表面的，均加修磨。

33号白壺的盖，有两处經過修补，但在器物的表面，却难看出修补的痕迹。伯庸父盃的一足，其补痕很显明。这是因为，它們虽然同是将銅熔液注于破处，但前者系从里往外灌，而后加工磨光；后者因其破处恰在足上，所以只能从外往里灌，尽管也經過加工磨光，焊补的痕迹仍难消失。

执笔者：赵永福



1. 伯庸父鬲 (26号)



2. 斜角云纹鬲 (24号)

伯庸父鬲 (26号) 及斜角云纹鬲 (24号)

图版貳(Ⅱ)



1. 伯庸父鬲 (26号) 銘文拓本(原大)



2. 伯庸父鬲 (30号) 銘文拓本(原大)

伯庸父鬲 (26、30号) 銘文拓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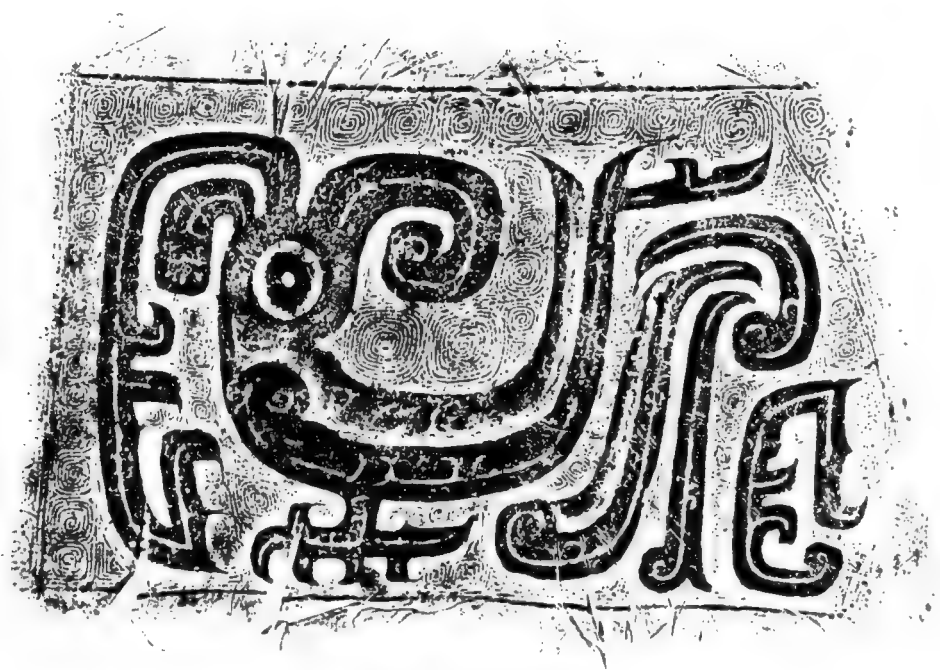
1. 孟簋(1号)正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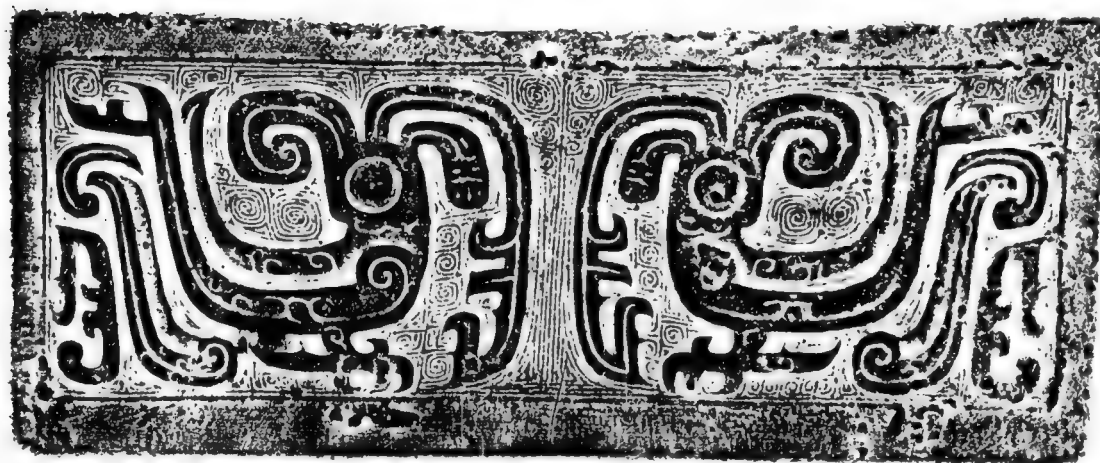
2. 孟簋(1号)侧面

孟 簋(1号)

图版肆 (IV)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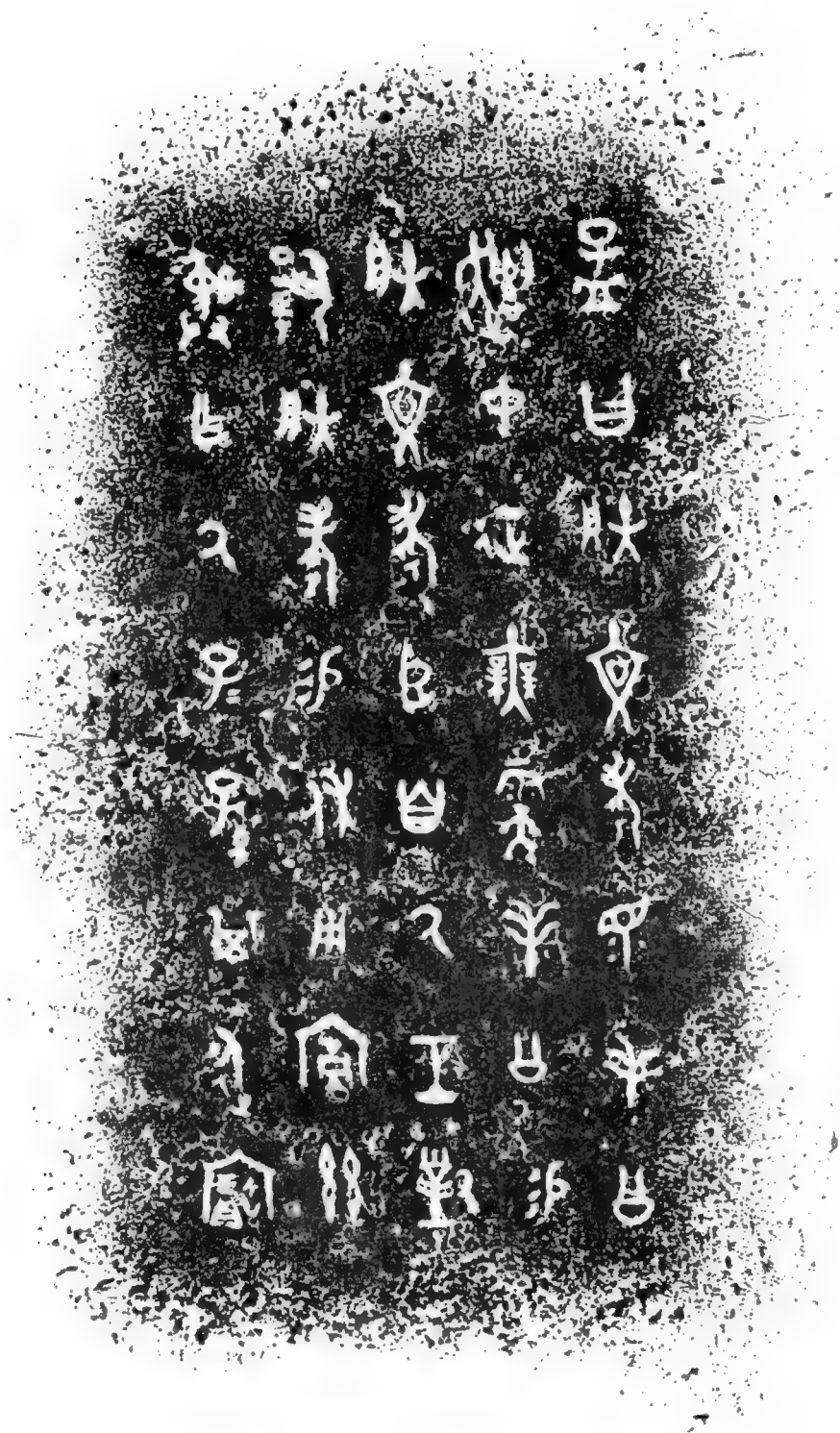


1. 孟簋(2号)腹纹拓本(2/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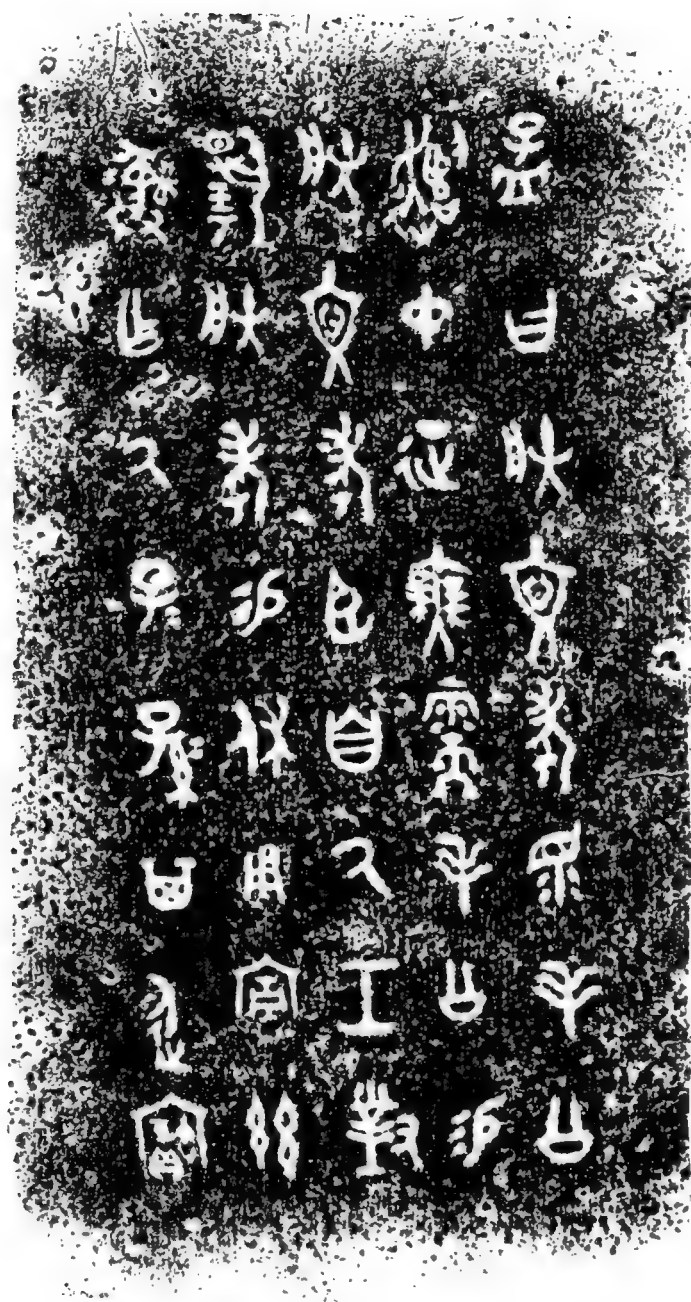
2. 孟簋(2号)座纹拓本(1/3)

孟簋(2号)腹纹、座纹拓本



孟簋 (1号) 铭文拓本 (原大)

图版陆 (VI)



孟籀 (2 号) 铭文拓本 (原大)





1. 师旋簋 (1号)



2. 师旋簋 (4号) 盖纹拓本 (2/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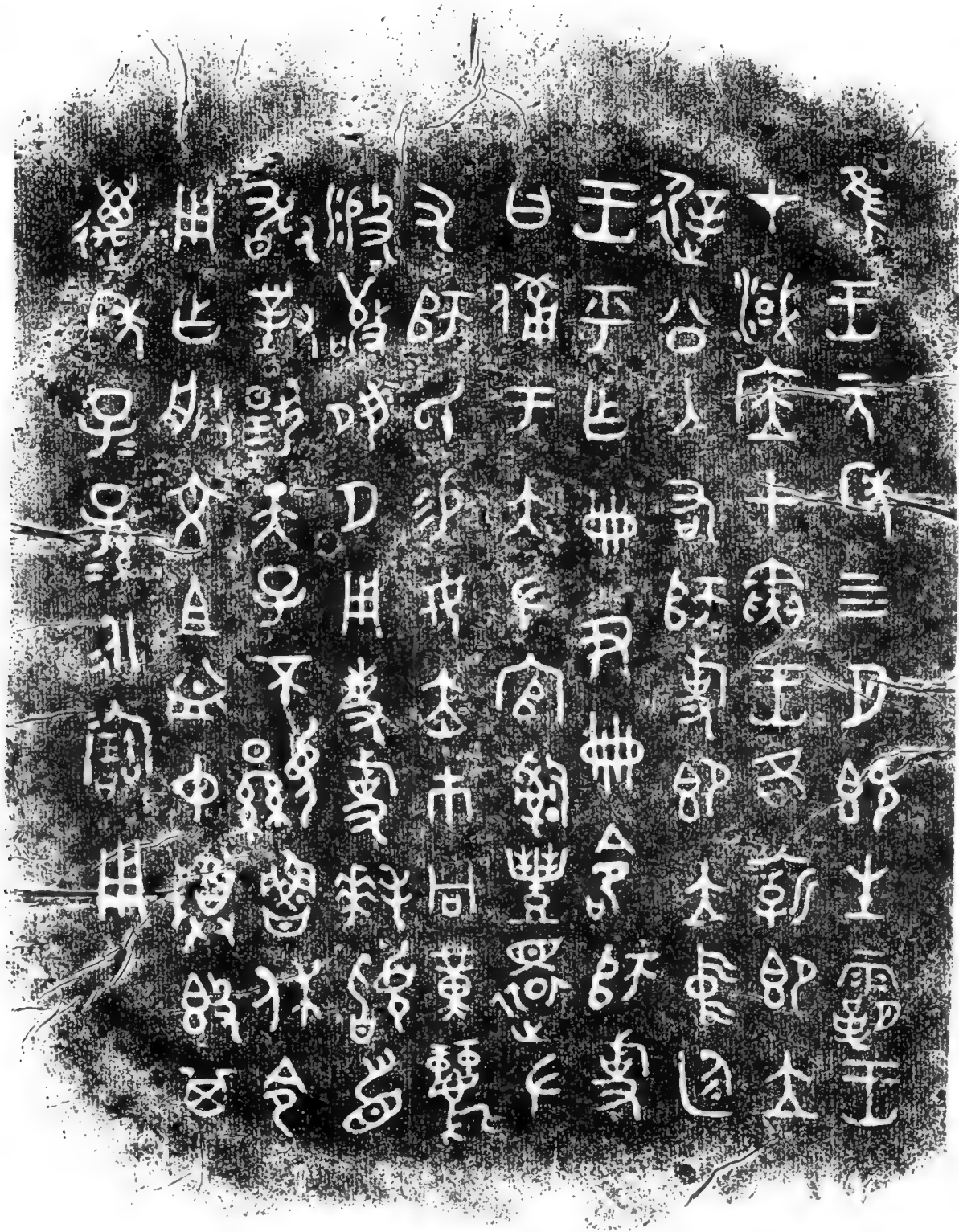
3. 师旋簋 (5号) 腹纹拓本 (2/3)

师旋簋 (4号) 及盖纹 (4号)、腹纹 (5号) 拓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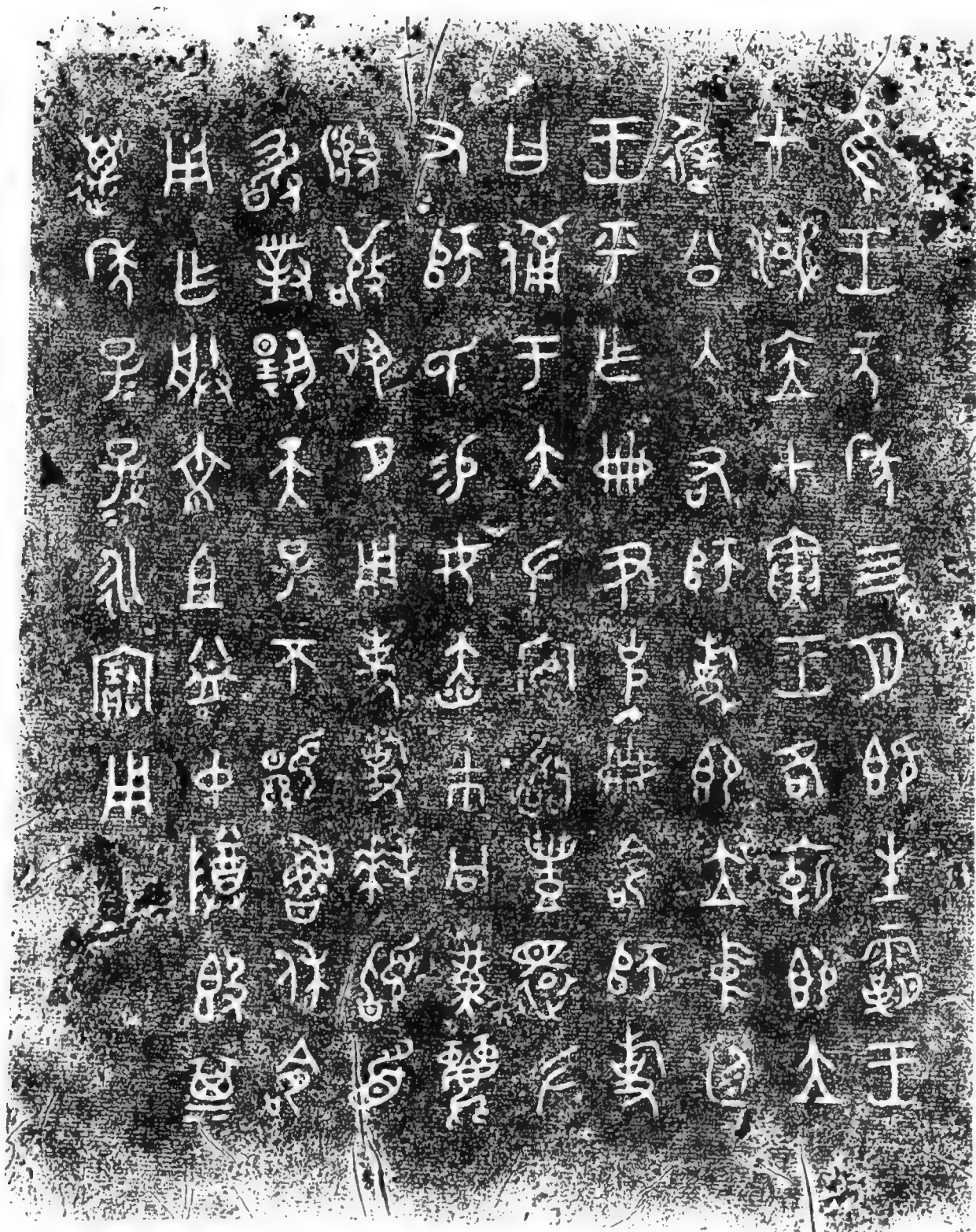


师施簋 (5号) 器铭文拓本 (原大)



师旋簋 (6号) 盖铭文拓本 (原大)





师旋簋（6号）器铭文拓本（原大）

图版拾貳 (XI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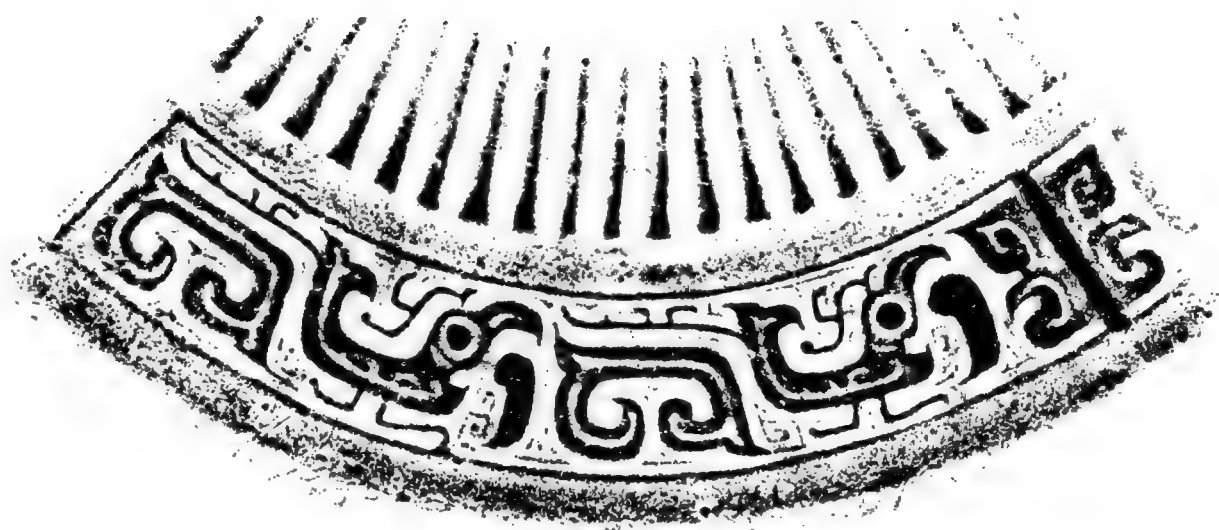


1. 师旋簋 (9号) 正面



2. 师旋簋 (9号) 侧面

师 旋 簋 (9号)



1. 师旋簋 (9号) 盖纹拓本 (原大)



2. 师旋簋 (8号) 腹纹拓本 (原大)

师旋簋盖纹 (9号)、腹纹 (8号) 拓本



师旋簋（8号）盖铭文拓本（原大）





师旋簋（8号）器铭文拓本（原大）



师旋簋 (9号)盖铭文拓本 (原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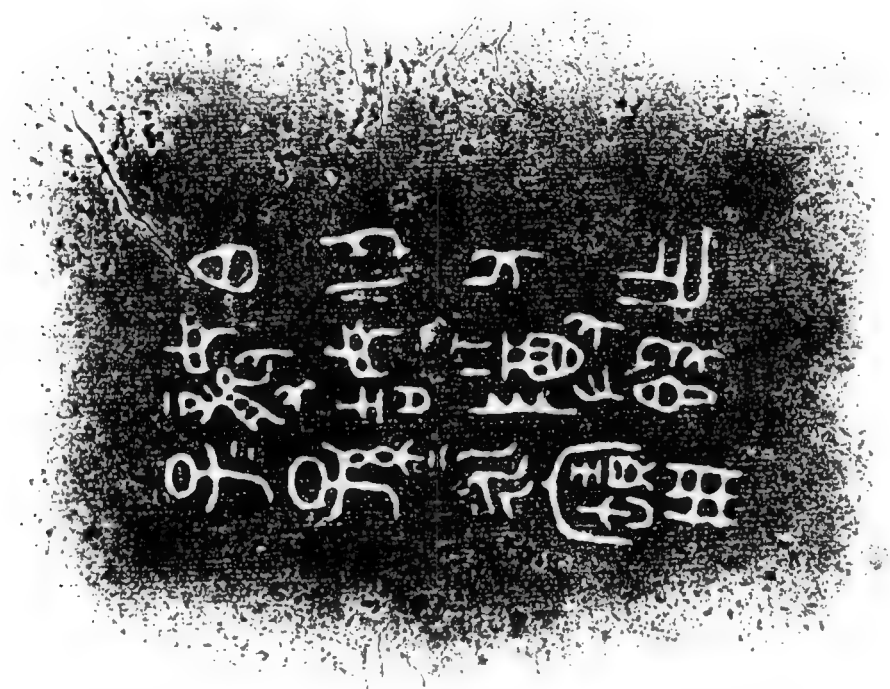


1. 伯梁父簋(12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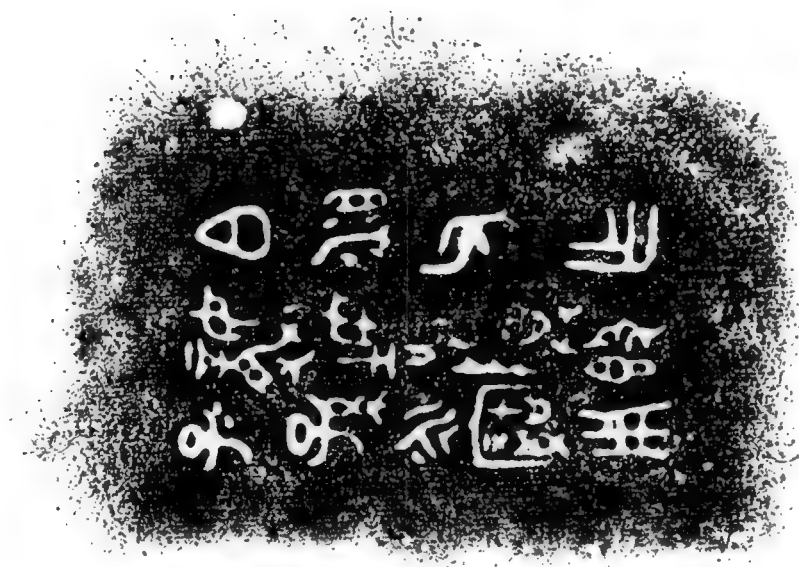


2. 窃曲瓦纹簋(19号)

伯梁父簋(12号)及窃曲瓦纹簋(19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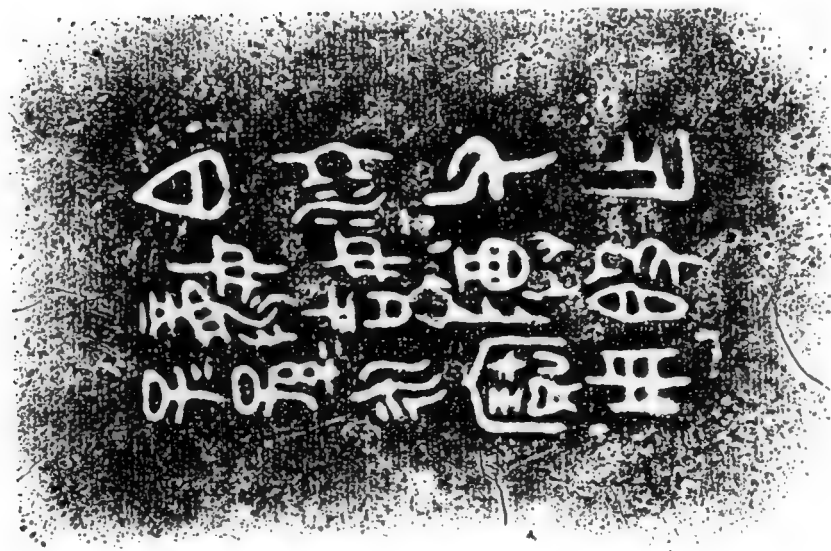


1. 伯梁父簋 (12号) 盖铭文拓本 (原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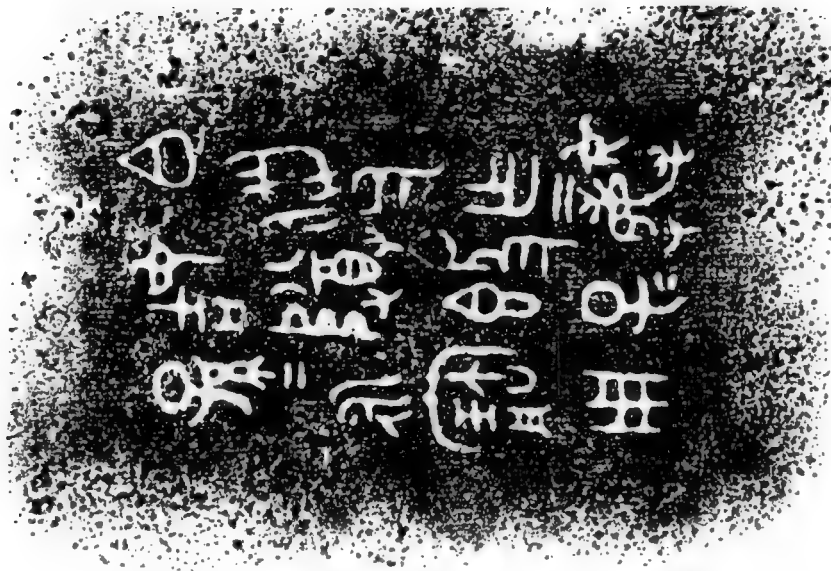


2. 伯梁父簋 (12号) 器铭文拓本 (原大)

伯梁父簋 (12号) 铭文拓本



1. 伯梁父簋 (11号) 盖铭文拓本 (原大)



2. 伯梁父簋 (13号) 器铭文拓本 (原大)

伯梁父簋 (11、13号) 铭文拓本



1. 白喜簋 (18 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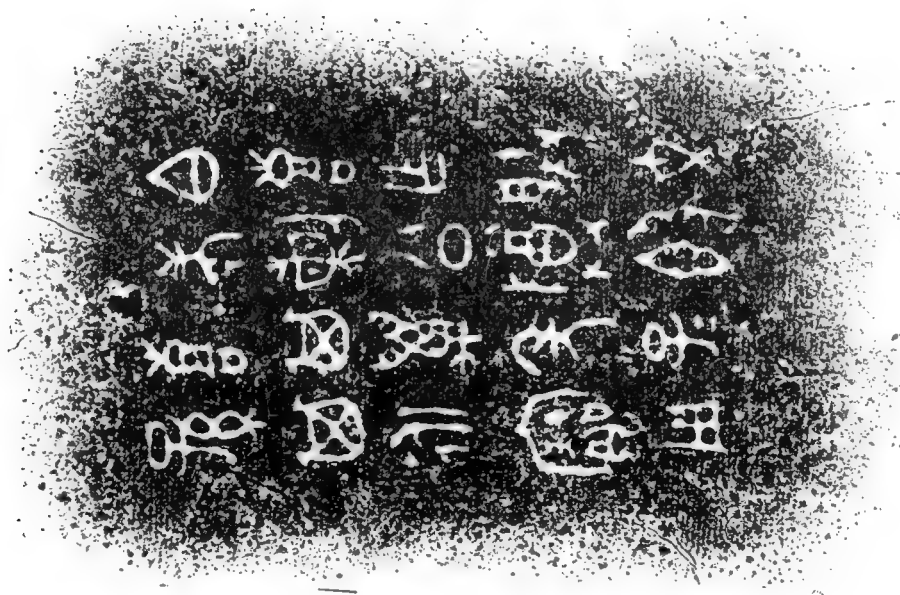


2. 白喜簋 (18 号) 盖纹拓本 (2/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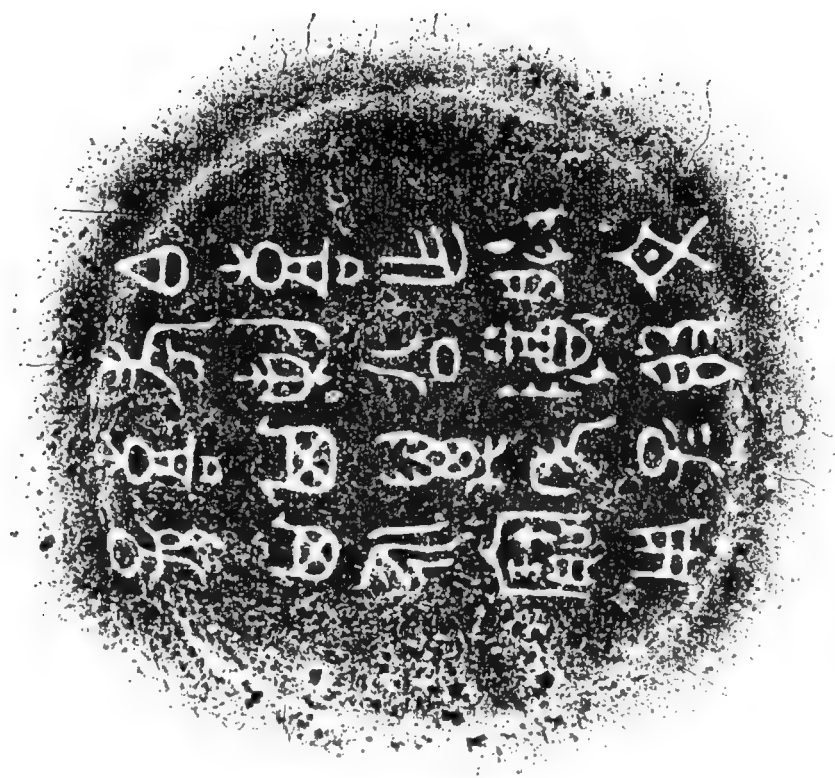


3. 白喜簋 (18 号) 器口下花纹拓本 (2/3)

白喜簋 (18 号) 及盖纹、器口下花纹拓本



1. 白喜簋 (18号) 器銘文拓本 (原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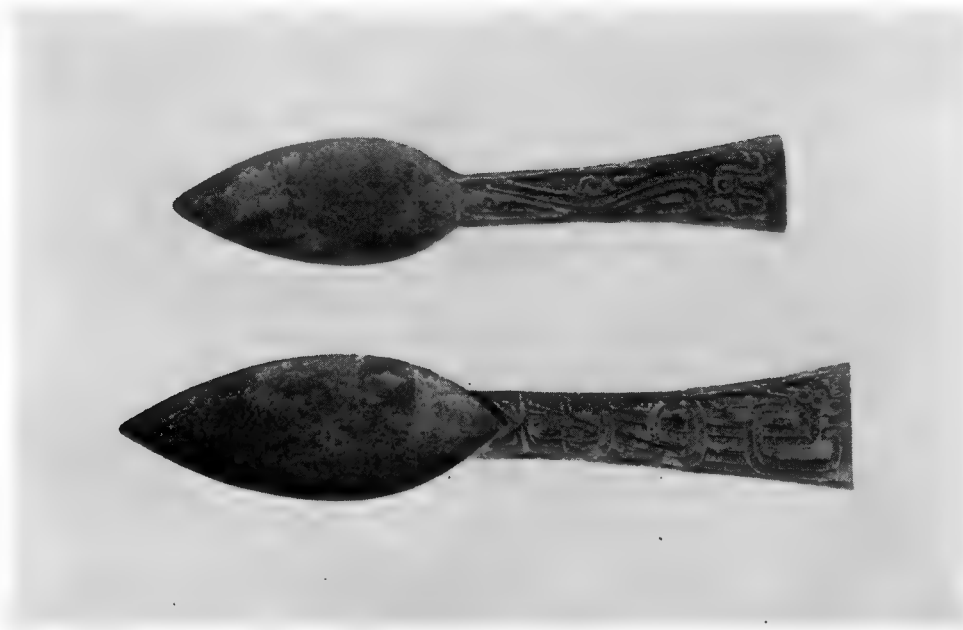


2. 白喜簋 (18号) 蓋銘文拓本 (原大)

白喜簋 (18号) 銘文拓本



图版贰贰 (XXII)



1. 匕 (上: 52 号, 下: 49 号)



2. 匕 (50 号) 拓本 (5/9)



2. 匕 (49 号) 拓本 (5/9)

匕 (49、50、52 号) 及匕的拓本





1. 伯百父簋 (38 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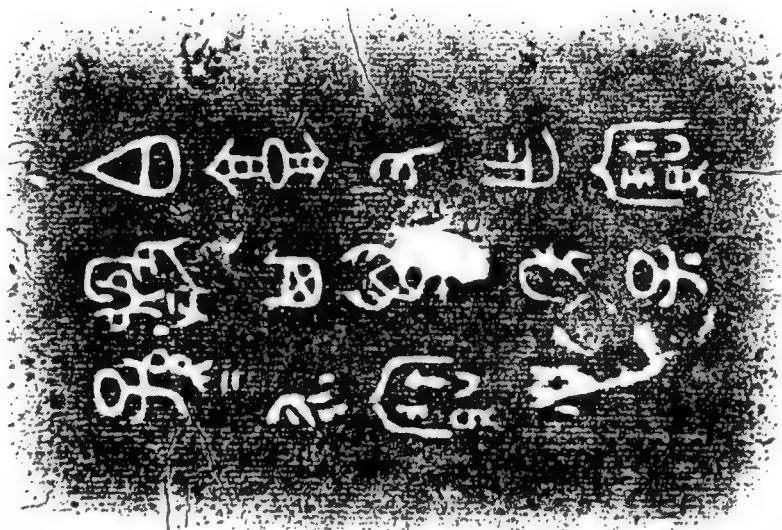


2. 伯庸父盃 (37 号)

伯百父簋 (38 号) 及伯庸父盃 (37 号)



1. 伯百父簋 (38号) 铭文拓本 (原大)



2. 伯庸父盃 (37号) 铭文拓本 (原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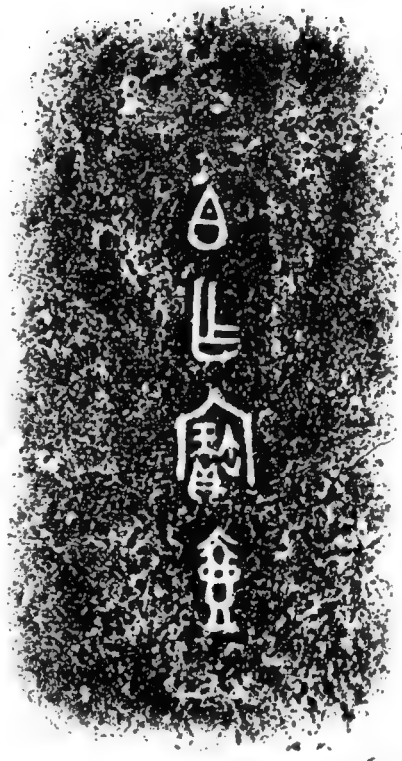
伯百父簋 (38号) 及伯庸父盃 (37号) 铭文拓本



白 壺 (34号)



1. 白壺 (34 号) 盖銘拓本 (原大)



2. 白壺 (34 号) 器銘拓本 (原大)



1. 豆 (39 号)



2. I 式杯 (41 号)

豆 (39 号) 及杯 (41 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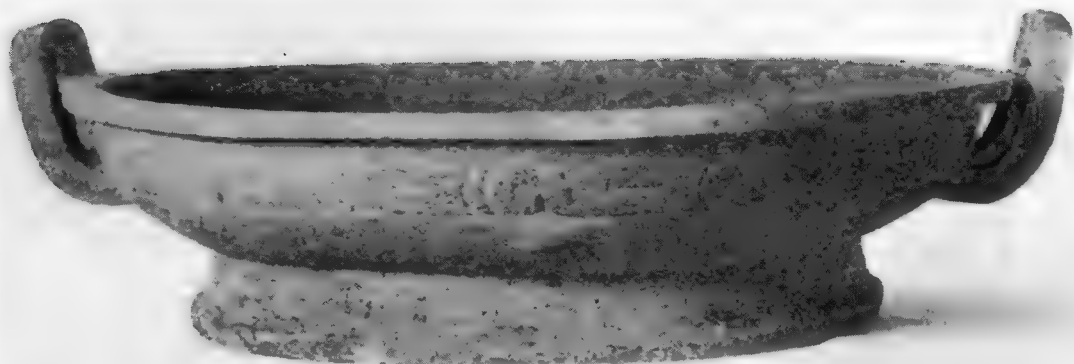


1. II式杯 (42号)



2. III式杯 (43号)

杯 (42、43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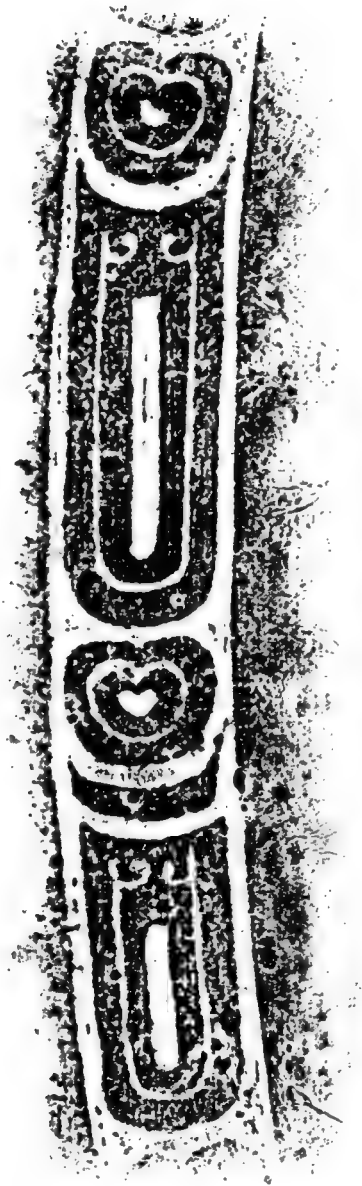


1. 伯百父盘 (36 号)



2. 筍侯盘 (35 号)

伯百父盘 (36 号) 及筍侯盘 (35 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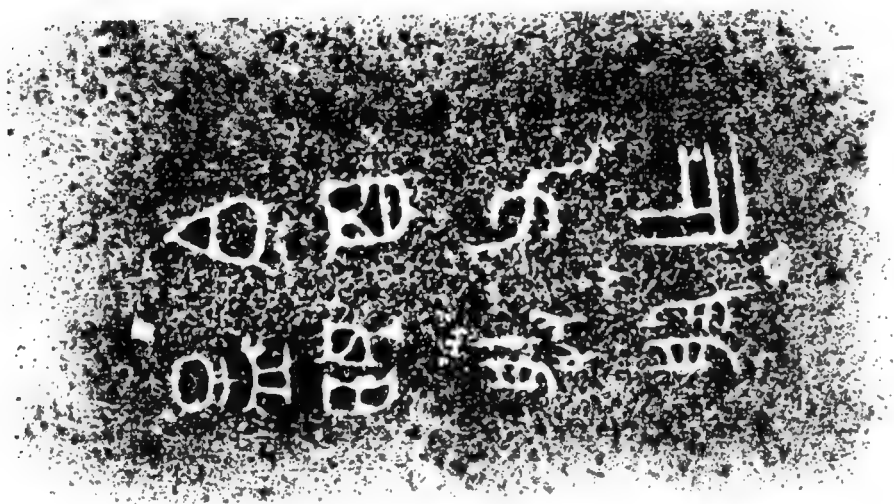
1. 伯百父盘 (36号) 花纹拓本 (原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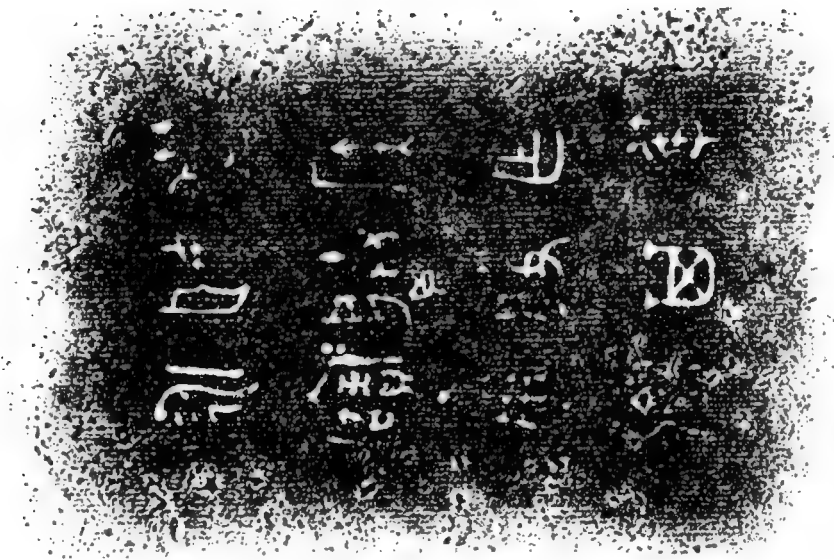
2. 箭侯盘 (36号) 花纹拓本 (原大)

伯百父盘 (36号) 及箭侯盘 (35号) 花纹拓本





1. 伯百父盂 (36号) 銘文拓本 (原大)



2. 箭侯盂 (35号) 銘文拓本 (原大)

伯百父盂 (36号) 及箭侯盂 (35号) 銘文拓本

图版叁貳 (XXXII)



1. I 式料 (47 号)



2. II 式料 (46 号)

料 (46、47 号)

ЗАПАДНО-ЧЖОУСКИЕ БРОНЗЫ  
ИЗ МЕСТНОСТИ  
ЧЖАНЦЗЯПО В УЕЗДЕ ЧАНЬАНЬ

Под редакцией  
Института археологии 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 Китая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Вэньу»*

*Пекин • 1965*

---

WESTERN CHOU BRONZES  
UNEARTHED AT  
CHANG CHIA P'O, CH'ANG AN

*Edited by*  
The Institute of Archaeology, Academia Sinica

*Published by*  
THE WENWU PRESS

Peking • 1965



考古学专刊

乙种第十五号

# 长安张家坡西周铜器群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編輯

•

文物出版社出版

(北京汉花园大街12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排版

文物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經售

787×1092  $\frac{1}{16}$  4  $\frac{2}{8}$  印张

1965年3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1000 统一书号: 7068·253

定价: 3.00元







統一書號：7068·253

定 价：3.00 元